

台灣福建話外來語概觀*

1. 起蒂

台灣的外來語雖然m比日本話、英語等等的語言的外來語hiah-nī-chiâⁿ壯觀，in的數目hām台灣受外語族統治的時間比起來koh hiah-nī-chiâⁿ少，但是伊tī台灣本土語言iáu是真重要。伊tī台灣的社會的作用，尤其tī技術界，並m是士大夫階級所想會到的。想會到的人就真重視，但是自來iáu未有一個綜合的對台灣外來語的描寫，所以goán tī chia khioh起來做一個大概tèk的報導&分析。因為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真複雜，goán所推出來的一寡結論，除了語音方面的以外，大部份是接近的結論(approximation)niâ。

本文所牽涉的kan-ta限tiâⁿ Hòh-ló話的部份，主要是根據對歷史的了解、對社會的觀察、hām民眾的接觸、對兩項問卷調查的解說、iah-koh對語料的分析。Goán的問卷一個是kā中文翻做台語(sòa落去叫做 Q1)，另外一個是用台語、中文、英語稱呼身體的部位(sòa落去叫做 Q2)。Goán的語料有 2100⁺ 個確定而且符合goán的定義(參考 §2)的外來語，其中上齊全的是建築用語，佔goán所收錄的外來語的 ¼⁻。其他 1650⁺ 個包括各行各業&生活各方面，所以iáu有真大的補充的餘地。Goán有的統計數字主要根據chiah-ê手頭所有的外來語&問卷調查。Goán希望將來有其他真chē方面的統計，hō咱對台灣的外來語koh較清楚。

Goán tī分析語料的過程中，tú著一寡現象，真值得咱探討。第一，台灣的外來語經過日語借入來的佔上大部份，iah che經過日語的外來語內面，論語源來講，koh是英語佔大部份，是甚麼原因會致到án-ne? 第二，日本離開台灣已經欲五十年矣，是按怎北京音的外來語iáu是比日本音的外來語較少? 第三，使用外來語上chē的是技術者，是按怎? Chiah-ê問題的答案包括外來語的輸入、消化、吸收的情形。若回答chiah-ê問題，tú好會tàng看出台灣外來語的大概。所以goán針對chiah-ê問題，(A)頭先goán欲ù語言的頂-koân (metalinguistically) (1)設定「外來語」的範圍來看台灣的外來語，(B)了後ù語言的外圍探討(2)外來語進入台語的方式&留落來的條件以及(3)外來語使用的情形。(C)上落尾goán欲ù語言的內面探討(4)Hòh-ló話外來語的音韻&詞彙。其中第四點的音韻部份已經另外有論文研究(參考 Chang Y. 1993)，所以本文會較簡單淡薄仔說明。

為著chiah-ê解答，goán而且著愛考查台灣人的台語程度&bat字的程度。本文原本無phah算牽涉理論的問題，但是因為台灣的社會現時大部份是tī-teh中、台雙語狀態，換話講(code-switching)、lām話講(code-mixing)、借話講(borrowing)攏有，iah-koh暫時的假借(包括code-switching, code-mixing, borrowing)亦有、久長的假借(borrowing變做loanwords)亦有，che種種的情形自然kô-kô做一伙，分bē清，本文bē走閃得，姑不而將愛tī真chē所在提出goán的看法，硬kā分開。Iah台語程度&bat字的程度hām chiah-ê問題亦真有關係。

Chit-má所使用的標準白話字，伊的符號無法度完全記錄當今的台灣福建話的音，mā無法度kā外來語寫正確。為著這個欠缺，為著chiah-ê需要，本文增加一寡寫法，排tī下面：¹

*本文原發表於1993年3月的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。本文語彙的資訊主要由張光裕提供，內容由合作雙方貢獻，由張裕宏執筆。英文題目號做“A survey of loanwords in Taiwanese Hokkien”。感謝蔡澄甫先生允准goán使用伊未公開的資料。[編按：本文原載於曹逢甫、蔡美慧編，1995。《第一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》，頁 625-663，台北：文鶴。]

¹有ㄩ的音的北京語詞若大量借入台語了後，是m是會保留hit個ㄩ，致到台語增加一個ㄩ的音(參考§5.3-§5.4)，目前無法度評估，但是為著這個可能性，goán iáu是準備一個羅馬字的寫法(u)tī這個表-ni。『』內面的漢字讀北京音。

- ǚ – 舒聲韻的高升調(第九調), 像 *thiǎn-pú-lah* ‘kō麵粉去chìⁿ的物’。
 ǚC – 入聲韻的高升調, 像 *phūt-lūt-sūt* ‘敏捷的款’。
 ǚC – 入聲韻的高平變調(入聲第二調), 像 *la-khiát-toh* (中文『球拍』);
 入聲韻的高降原調, 像 *kát* ‘幹!’, *khì-káh* ‘真受氣’。
 ǚC – 入聲韻的中平變調(入聲第一調), 像 *siók-pháng* ‘大條的麵包’。
 u· [ü] – 前高圓唇元音, 像 *sü* (『噓』)。
 i· [ɯ] – 後高或是ng高展唇元音, 像 *chhĩ-phián* (『磁片』), *tí* ‘豬’(鹿港)。
 e· [ɤ] – 後中或是ng中展唇元音, 像 *tà-chiá-lé* (一款poáh-kiáu), *hé* ‘火’(鹿港)。
 a· [ɛ] – 前中偏ke的展唇元音, 像 *kà-kà-kiò* ‘一直講, 噪人耳’(嘉義)。

2. 本文對台灣外來語的定義

Ti進入語言內外的問題以前, 有一寡觀念著愛澄清, 就是講:甚麼是本文欲討論的「外來語」。語言學講著外來語, 習慣上是講某某「語言」kā某某「語言」借詞, 但是實際上語言的接觸是人&人的接觸。所以欲討論外來語的問題, 著愛了解外來語其實是某某「語族」kā某某「語族」借的話語。借來的話語分幾ā種, 有的是本文欲討論的, 有的m是。另外有一寡一般人kioh是外來語的, goán認為無適當, mā著tī chia ka排除。為著本文的內容bē hō人誤解, goán tōa本節來kā本文所講的「外來語」ka定一個範圍。Ti定義的同時, 會sīn-sòa表現出台灣外來語的一點一tuh。

Goán著愛呼明的一點, 就是goán對外來語的定義是採取上kài狹義的;若準用廣義的定義, 下面tāk個排除的項目攏會使算是外來語, 但是án-ne會有koh較chē界線無清無楚的所在。

2.1 頂層&下層的語詞

既然外來語是某某「語族」kā某某「語族」借的話語, 「外來語」並無包括源始的、上kài下底層的語詞(substratum), kan-ta面頂層的語詞(superstrata)才有準算。雖然講福建話的*bat/pat* <捌> kap越南話的*biết* 全語源, 雖然講福建話的*súi* ‘好看’ kap暹羅話的*sawāi/suāi* 可能全語源, goán認為che是咱古早tōa tī中國南部的原住民祖先所留落來的, 是無受著漢語詞驅逐的小部份話語, m是咱的中原人祖先kā中國南部的原住民借的。台語中的高砂語的成分, 除去像*ná-pút-á/pát-á* 這類的借用的機會較大的實物的名稱以外, 亦是應該看做是下底層, 是咱的平埔祖先的語言²。Hòh-ló話內底的客話成分mā應該án-ne對待。當然, 欲kā公媽祖先傳落來的話分做下底層&面頂層, 並m是簡單的代誌, 亦m是本文的工作範圍, 不過這個分別著愛交代。

換一個方式講:其他語言的話, 無論是漢語或是非漢語, 凡若經過家庭關係進入福建話的就是下底層的, 並無應該算做外來語。無論甚麼時代, 無論甚麼所在, 早期的漢族移民的後代大部份「有唐山公, 無唐山媽」。Ti血統上in是唐山公kap本地媽的混合, tī語言上in的話是唐山話kap本地話的混合 — 雖然語言上的混合kap血統上的混合無完全全款, bē-tàng比phēng。這號本地話m是外來語, 是下底層的語言, ná親像血統內面的本地媽的血m是外來血全款。但是古早留落來的話, 啥貨是經過語言接觸得著的(面頂層的外來語), 啥貨是經過老母教囝進入福建話的(下底層的本土話), goán無法度分別。Goán kan-ta會tàng斷定講:外語族的老母&祖媽傳hō本語族的m是外來語。

Hòh-ló人的祖先過台灣, 早期mā是羅漢腳仔較chē, 欲娶某就著娶本地人。本地婆仔Hòh-ló話講bē好勢, 就有一部份本地話進入囝孫的Hòh-ló話內面留落來。Hòh-ló人kap客人通婚的情形以及客人Hòh-ló化的詳細情形goán無清楚, 但是in語言傳授的模式kap漢番通婚了語言傳授的模式應該全款。Hòh-ló話內面的客語成分, mā m是Hòh-ló話kā客話借的, 親像台中hit搭的人講「緊行緊吃」, che是客話的講法, 其他的所在是講「ná行ná吃」。最近洪惟仁(Âng 1993)的報告就是一個真有說服力的khè-sù。桃園新屋大牛欄Hòh-ló話內底的客語成分m是外來語。He是in的客人祖媽、客人老母所傳hō囝孫的話, 是大牛欄Hòh-ló話的一部份,

²這種下底層的平埔語詞, Goán iáu未chhōe著適當的實例。漢化的平埔人有一個「阿立祖」, 講是Aritt的對音(參考《自立晚報》1993年4月6日刊劉還月〈失墜的平埔, 流浪的族群〉23)。M過goán m知伊的正確的Hòh-ló話音。

是下底層的本土語，*m̄*是外來語。Hiah-ê客語成分去到其他Hóh-ló話的大世界，大部份會滅無去，親像Hóh-ló話內面的高砂祖媽的話若有*mā*真少全款。

2.2 對音 & 翻譯

語言上的假借一般有三款。(1) 借話 (loanwords/phonemic loans)，就是學對方的語音來講的，親像北京語講ㄊ一せゝㄊ一せゝ，Hóh-ló人就ka學做 *seh-seh*。或是像英語的 *screwdriver*，日本人講做 *doraibā*，Hóh-ló人就ka學做 *lō-lài-bà*。這款的借詞，講較清楚咧，就是「對音的借詞」。(2) 借物 (calque/loan translation)，就是照外語或是外來的物件的意思，用家己的話來講，親像 *lō-lài-bà*，台灣有人照伊的用途ka叫做 *lō-si-ká-á* <螺絲絞仔>，亦有人照伊的形狀ka叫做 *chūn-pe* <鏟扒>。這款的借詞，講較清楚咧，就是「翻譯的借詞」。(3) 借意思，就是因為受著另外一個語言的影響，致到本語言的語詞的意思發生改變。這款的例真歹 *chhōe*，不過 *chia* 有一個應該會 *tàu-tah*。Tī日本時代，*ō-bá-sáng* 是對任何比發言人的年紀較大的婦仁人的尊稱，所以十七、八歲仔的查某因仔*mā*有細漢因仔會叫伊 *ō-bá-sáng*。Che都kap當今新加坡華語用的『安弟』(auntie)完全全款。Kàng-hòk了後，外省人看真*chē*台灣人*kā chhiàⁿ*的查某人叫做 *ō-bá-sáng*，就經過假借產生一個『奧巴桑』，意思是‘*chhiàⁿ*的查某人’。台語受著中文 & 北京語的影響，*ō-bá-sáng* 煞變做*mā*有包括‘*chhiàⁿ*的查某人’的意思。‘*Chhiàⁿ*的查某人’一般年歲較大，所以少年查某因仔*bē*使得叫做 *ō-bá-sáng* 矣，無四、五十歲的查某人是無資格*hōng*叫做 *ō-bá-sáng*。

本文所欲講的「外來語」*kan-ta*包括*tòe*人嘴尾的「對音的借詞」，無包括經過翻譯的借詞。所以 *lō-si-ká-á* <螺絲絞仔> *m̄*是*goán*欲討論的「外來語」，*lō-lài-bà* 才是；*péh-thih-á* <白鐵仔> *m̄*是*goán*欲討論的「外來語」，*su-tián(-lè-sù)* 才是；*hoan-á-hóe* <番仔火> *m̄*是*goán*欲討論的「外來語」，*mát-chih* 才是。*Án-ne*限制是*m̄*是適當，應該無影響本文以下的內容 & 結論。

2.3 外語 & 外來語

學者對 code-switching, code-mixing & borrowing 的分別有真*chē*的探討，無人分會清楚³。*Goán*當然*mā*無可能分清楚。不過*goán*認為本土語言內面有*lām*外語的時，*chē*外語無一定就是外來語。這個看法kap一般的語言學家的看法相全。外來語是本土語言的一部份，是肉、是血。*Làm tī*本土語內底的外語是本土語言的「身外物」，是衫、是鞋、是假奶、是假腳、是假嘴齒。

優勢的語言*lām*外語(親像現時的台北國語*lām*台語)，有的為著一時的方便，有的為著較*tàu-tah*，有的為著*sng*笑，有的為著表示有學問。Che攏是衫、是鞋，無*mā*會過得。*M̄*過劣勢的語言*lām*外語就無全款，*he*主要為著無靠外語無法度講話。現時台語中*lām*北京語，上主要是因為台語已經真破爛，真*chē*人無*tàu*假奶*bē phòng*，無*tàu*假腳*bē*行，無*tàu*假嘴齒*bē*哺。但是*chē*假奶、假腳、假嘴齒攏*m̄*是身軀的一部份，所以台語中所*lām*的北京語，目前大部份恐驚*iáu m̄*是台語的肉 & 血，著愛*koh*經過一段時間才有法度像「生魚鱗贅」*án-ne kap*身軀剝*bē*開。

Tī *goán*的調查(Q1)內面，大部份的人用北京語來代替*in*譯*bē*出來的語詞(亦就是講並無照要求*kā*中文譯做台語)，但是其中亦有人用聲調真準的標準日語來代替(像 *badomi↓nton* ‘羽毛球’)，亦有人用發音真準的英語來代替(像 [t‘aɪə] ‘輪胎’)。這款的臨時借用的語詞，無論是北京語詞、無論是日語詞、無論是英語詞，雖然*lām tī*台語內面，卻*bē-tàng*講伊是台灣的外來語，*he kan-ta*是外語*niā-niā*。全款道理，*chit-má*真*chē*人講台語的時所*lām*的北京語 & 英語，無應該攏是外來語，真*chē iáu*是外語，甚至台語內的台北腔的北京語詞 & 北京語句，*mā*真*chē iáu*是講無準的外語，*m̄*是外來語。*Chiah-ê*台語中的外語成分，台語程度較*koán*的人*bē*用，台語程度進步的人會趕緊用台語*kā*替換掉；但是台語中的外來語是另外一回事，*in*是摻台語的其他語詞全款，*tòe*台語同齊*teh*進退。

*Goán*所欲討論的，*kan-ta*包括已經變做台語的一份子的語詞，無包括隨時會*tàng*替換的外語，*mā*無包括台語變較健全了後就無需要的外語。這兩項實際上按怎分，*mā*是真困

³詳細請參考施玉惠、蘇正造(Si & Sor 1995)，內面對各種講法有介紹。

難, \bar{m} 過goán著愛有一個原則。有關這個問題, §§3.3-3.4 會koh較詳細討論。

2.4 轉讀

漢字世界另外有一種借詞, 是用本地話來讀用漢字寫出來的對音 & 翻譯。讀對音的漢字的例像 $tá^n$ ‘十二個’ 是讀中文的 <打>。讀翻譯的漢字的例像 $tāi\text{-}chhiat\text{-}á$ ‘計程車’ 是讀日文的 <貸切>。Án-ne照漢字teh讀, 是不管漢字是甚麼人寫的。一所在的人的對音, 其他漢語族群攏會照字面用家己的音來讀, 若漢字讀會出來就好, \bar{m} 管che漢字所對的外來語的音原本是甚麼。譬喻新加坡的人(可能是福建人)kā英語的 *orchid* 寫做 <胡姬>, 講華語的人就ka借用, 讀做 フメノ 。日本人的對音, 漢人mā是全款án-ne對待。譬喻較早日本人kā德語的 *Jodtinktur* ‘io-ló-chìn-khì’ (中國話叫『碘酒』) 講做 *yodochinki*, 寫做 <沃度丁機>, 台灣就有人講做 $ak\text{-}tō\text{-}teng\text{-}ki$ 。

Goán所欲講的「外來語」, 亦無包括這款經過漢字轉讀的中文語詞 & 日文語詞。所以 $chok\text{-}siù$ <作秀> 或是 $chò\text{-}siù$ <做秀> \bar{m} 是goán欲討論的「外來語」, $chò\text{-}sió$ 才是; $tāi\text{-}chhiat\text{-}á$ <貸切仔> mā \bar{m} 是goán欲討論的「外來語」, $tha\text{-}khú\text{-}sih$ 才是。Án-ne界定, 有兩個原因, 第一, goán是照語言學的習慣teh khong範圍。第二, 雖然經過漢字借入來的 $tiā^n$ 著mā是外來的, \bar{m} 過若欲包括tòa「外來語」內面, 討論起來會有真chē困難。若無ka排除, 古早就存在tī漢語的真chē語詞咱無法度判斷到底是外來語或 \bar{m} 是。咱知影 $pō\text{-}tó$ <葡萄> 是外來的, 但是咱kám會tàng斷定 $káu\text{-}koài$ <狡獪> \bar{m} 是外來的? 若無限制, \bar{m} 但ù日文來的 $hò\text{-}hák$ <化學>、 $bút\text{-}lí$ <物理> 著愛tī本文研討, 摻ù中文來的 $sa^n\text{-}kak$ <三角>、 $kí\text{-}hó$ <幾何> mā著愛tī本文研討, 摻咱中原人祖先落南以後才tī中原新產生的語詞, 凡若借入來Hóh-ló話的攏著théh來討論。若án-ne, 這個賬就真歹算清楚矣。所以goán亦暫時ka khng tòà外面。

2.5 讀冊音

一般kioh是「讀冊音」是正港的Hóh-ló音, 因為he是咱永過tī本土語言教育讀漢詩、漢文的時所用的字音。其實任何漢語的讀冊音攏是古早借入來的外來語。In kap後來的老官話的音全性質, 像 $sù\text{-}sī$ (『舒適』), mā kap Kàng-hók 以後的新官話全性質, 像 $seh\text{-}seh\text{-}nî$ (『謝謝你』)。不過咱已經真習慣, koh因為大漢主義teh作chōng, 一般無人ka看做是外來語。

Che並 \bar{m} 是講凡若白話音攏是本土音。老官話的音 & 新官話的音算是白話音, 但是真明顯 \bar{m} 是本土音, he是外來語。有的字的白話音 $\bar{m}\text{-}nā$ 一種, 但是無論gōa-chē種, 其中上chē mā kan-ta有一種是屬tī最原始的、上下底的hit層, 其他的攏mā是後來 tháh-tháh tòà面頂的, 嚴格講起來攏mā是外來語。但是這個歷史mā是真歹追究。因為技術的問題, 本文無phah算ka討論。本文的「外來語」就無包括自古早就借入來tī福建話內底的其他漢語的語詞, mā無探討白話音 & 讀冊音的問題。

2.6 專名

族群侵入某一所在, $tiā^n\text{-}tiā^n$ 會照本地人所用的名稱來稱呼hit個所在。美國英語的地名真chē印地安語, 台灣Hóh-ló話的地名真chē高砂語, 攏是這個道理。外語教育真積極koh有成績的時chūn, 外語所使用的人名、地名、作品名攏chē少會hō本地語言採用。親像下面chiah-ê專名當然mā是外來語:

- $O\text{-}lan$ (Olanda, 可能直接ù $O\text{-}lan$ 話來的)
- $Hu\text{-}làn\text{-}sù$ (France, ù日本話來的)
- $Hāu\text{-}pō\text{-}chhun$ (『郝柏村』, ù北京語來的)
- $Híus\text{-}tì\text{-}n$ (Houston, ù美國英語來的)

\bar{M} 過其中真chē kan-ta tī雙語的狀態才存在, 變做單語狀態就消無去。Théh以上四個例來講, $O\text{-}lan$ 會使得講是正經的外來語, 雖然伊直直去hō $Hō\text{-}làn$ <荷蘭> 替去, 甚至 $Hē\text{-}làn$ 亦出來teh競爭。第二個, $Hu\text{-}làn\text{-}sù$ 已經無聽見人講。第三個, $Hāu\text{-}pō\text{-}chhun$ 是 $\bar{m}\text{-}bat$ 字的人、或是驚人听 $\bar{m}\text{-}bat$ 、或是故意 \bar{m} 接受郝氏做台灣人的teh講的, \bar{m} 字的人若無特別意思, 自然愛

講做 *Hok-Pek-chhoan*, 所以 *Hāu-pō-chhun* 真歹tī單語狀態存在, 亦真歹tī本土語文教育正常化的時chūn會tò台語中生存。上尾個, *Hiús-tì'n* 是m是台語都iáu真問題, 因為伊的發音差不多完全是英語, 將來伊是m是著愛改變發音來變做完全台灣化的外來語, 或是咱欲強強ka吞落來做台語的一部份, 攏iáu是未知數。

高砂語留落來的地名, 像 *Báng-kah* ‘艋舺’, 都合tū好的時大家攏會用著;日本話傳落來的人名&地名, 像 *Oa-sín-tóng* ‘華盛頓’, iáu真chē人用、真chiáp用。Che攏是單語狀態所用的外語詞, 是正港的外來語。Iah像頂頭hiah-ê tī雙語狀態才存在、tī單語狀態就死落的按怎處理? He是一個爭議性非常大的課題, goán tī §3.2 會koh thèh出來討論。

另外一個問題, 世間的專名千千萬萬。若欲kā專名攏算做外來語來lām-lām做伙, 任何語言攏會tàng編一本外來語字典, 真chē內面大部份是專名! 這款的研究是m是有意義咧?

因為chiah-ê種種的複雜的情形, goán kán-chhóe亦kā專名排除tī goán討論的外來語的外口。

3. 外來語的輸入&保存

凡若兩個語言, in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等的地位大概仔平等的, in的接觸就平等。接觸的結果, 會互相借用家己所無但是欠用的話語。親像古早唐山的漢人kap外來生理人接觸, 或是早期過台灣kap原住民接觸, 或是「過番」kap南洋人接觸。平等的接觸所借用的一般攏是借的人的話所無但是欠用的話語。現代台語中的 *sat-bún* ‘茶籬’、*lián-bū/liám-bū* <連霧>, 應該攏是平等的接觸的產物。反轉來講, 若是兩個族群中間有一個, 伊的政治、經濟、或是文化的地位較koân, 伊的語言地位一般就會比另外一個族群的語言較koân, 變做學習的對象。這chūn的接觸是無平等的接觸, 親像後期漢人移民台灣kap原住民的接觸, iáu有台灣人民kap無全時代的統治者的接觸。這種接觸的結果, 普通是地位較ke的語言借入地位較koân的語言的話語, 家己所無但是需要用的話語當然借用, 無需要的mā借。

若政府tò後壁推sak, 或是ù頂頭壓, 接觸就會koh較闊、koh較深, 劣勢的族群的語言就會漸漸失去機能, 大先是換款話講(code-switching, 本文包括 code-mixing), 了後這個族群的人煞一個一個緊緊放棄家己的語言, 產生親像過去皇民化的「國語家庭」&目今中原化的「國語家庭」。台語若變外語, 就無甚麼台灣外來語無外來語的問題存在。若無這款過頭的做法, kan-ta一方面灌輸優勢語言, 一方面koh無phah無劣勢語言的機能, 劣勢的語言iáu是會tàng自主, 就會tàng吸收大量的外來語, 同時亦無變做外語, 親像中世紀的英語、戰後的日語、現今香港的廣東話。大量吸收外來語, 是需要優勢語言的壓力。但是che壓力若siuⁿ過大而且時間siuⁿ過久, 本土語言就可能滅亡。若無者, 大量的外語詞會留落來企起, 變做外來語, chiáⁿ做本土語言的一部份。

本節主要針對日本領台以後的外來語, 探討台語做一個劣勢的語言、tī受日語&北京語壓制的一百年中間吸收外來語的情形。Tī台語這款劣勢的語言背景一定會發生真chiáp常的 code-switching 的狀況。Che hām吸收外來語或是m吸收外來語有真密切的關係, 所以goán的重點khng tī code-switching。不過因為漢字&「國語」mā攏hām code-switching 真有關係, hām外來語的chē少有關係, 所以亦lām tī本節討論。

3.1 日本領台前後的的外來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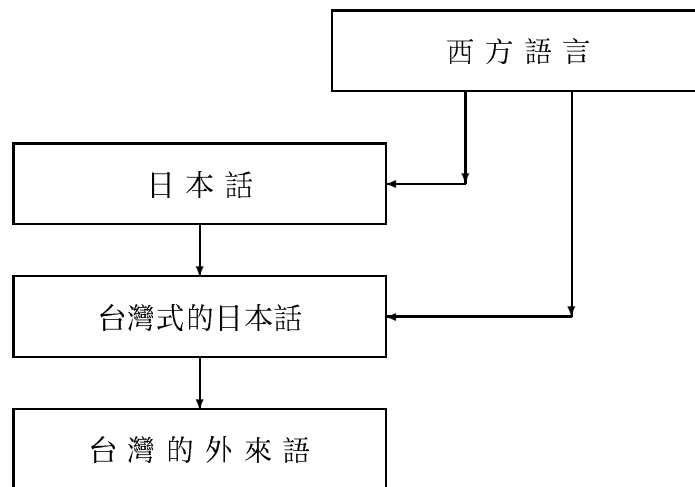
福建話自古早tī唐山千外年來就 tōp-tōp-tiuh-tiuh teh承受外語、吸收真chē外來語, 有的是其他漢語的話, 有的是其他語族的話。過台灣了後, koh吸收一寡O'-lan語詞、高砂語詞等等。日本領台以前, 台語kap外語的接觸大體上是偶然的, 是一點一tuh的。到日本時代&國府時代, 語言的接觸變做真chiáp、真闊、真深。是全面的。咱會使得án-ne講:tī日本領台以前, 台語kap外語的接觸主要是點的接觸, 日本時代&國府時代主要是面的接觸。有面的接觸了後, 劣勢的語言所吸收的外來語就m-tiāⁿ是本身所無、所無法度表達的, 所以台語會得開大門phah大戶來接受外來語。

無論是平等的接觸或是無平等的接觸, 無論是優勢或是劣勢, 除去漢字的轉讀, 台語tī日本領台以前所受的外語的影響chiáu細, 所以háh本文的定義的外來語無chē。滿清以前台語kap統治者的語言的接觸的情形真無清楚。Tī西班牙時代, Hóh-ló話kap西班牙

話可能無甚麼接觸，西班牙話留落來的mā可能chhun地名niā-niā，像 *Sam-tiau-kak* <三貂角> (*Santiago*)。O'-lan人所佔的Taioan & Formosa，其實地盤真細，in的人口koh真少，所以O'-lan話對台灣語言應該mā是完全無礙著，O'-lan人所留落來的話chiâu少，像 *kah* <甲> (*akker*) *chiah-ê* 會tàng肯定的詞koh較少。甚至滿清時代的老官話，對台語的影響mā是無大。台灣人kap官府的接觸，除了反亂相thài以外，會使得講完全無。In只有tī衙門來往，經過傳供來辦代誌。因為án-ne，兩三百年的接觸真有限，所致台灣話內面的老官話詞自然無chē，*kan-ta*像 *sù-sī* (『舒適』)、*nah-liàng* (『納涼』) 一寡語詞niā-niā。

另外一方面，台語 & 高砂語的關係是台語佔優勢，高砂語的地位較kē，所以台語就無啥會吸收高砂語詞。所吸收的大部份是地名，其他的主要就是台灣本土的草木的名稱 & 動物的名稱。Tī日本領台以前，台語kap外語的接觸就像án-ne，只有點的接觸，無全面的接觸。同時，Hóh-ló話kap客話的接觸到taⁿ mā一直án-ne。

日本領台以後的扮勢就大大無全款。日本領台的第二年(1896)，隨時實施「國語」教育。雖然講初期的日語教育無尾期hiah普遍，無皇民化運動的時chūn (1937年起) hiah積極，總是「國語」教育本身有致到台語kap日語發生真chiáⁿ闊、真chiáⁿ chiáp的接觸。日語就án-ne開始一方面無停睏來向台語輸出，koh一方面tī台灣產生一款台灣味真重的日本話——日本時代的「台灣國語」。日後這種日語煞變做台灣標準的日本話，「內地」的日本話顛tò hō人感覺著真奇khá，听著真刺鑿。這種「台灣國語」就án-ne chiáⁿ做日本話tī台灣的大本營，kap內地的日本話接力，繼續一直向台灣語言輸出。台語得著這個「台灣國語」的致蔭，用che「台灣國語」做媒介，m̄但吸收真chē日本話語，而且吸收koh較chē日本人用的西洋話語，後來koh經過台灣式的日語音韻，家已直接借用西洋語詞，像下腳的流程表這款的模式(Chang Y. 1993):



戰後真chē西洋語詞繼續經這條路吸收入來，譬喻 *ài-àng* ‘擊球面是鐵做的 *go-lú-huh* 的球筐仔’，*bài-ià* ‘買主’，*gu-lín-húí* ‘*go-lú-huh* 的球場費’，*khò-tà* ‘配額’。

國民政府領台的第一年(1945)，喝出「恢復母語，推行國語」的口號，但是二二八(1947)以前就已經無恢復母語矣⁴。國民政府搬來台灣以後，反轉禁止母語，*kan-ta*推行國語。日本人到皇民化運動時期才有想欲消滅台灣語言，但是國民政府可能tī 1949年就有這個意思，che對in *hit-tang-chūn* 禁止講台語的行為就會得推斷。照這個情形，現此時的台語內底的北京音借詞應該比日語借詞較chē才著。事實上*goán kan-ta*發見日本音外來語tòe台語本身teh衰退，北京音外來語卻無甚麼『取而代之』，北京音外來語煞無phēng日本音外來語較chē。

Che原因至少會使得ùì四方面來看：

頭一層，北京語詞完全用漢字寫，所以經過Hóh-ló話ka轉讀了後進入台語就看bē出來矣。

第二，禁止台語的結果，是hō台語失去機能，失去自主的能力，現此時的台語已經真少

⁴Goán tī 1947年二月初插班入學，學校已經無教台語矣。

家已翻譯外國語、真罕得創造表達新文化的新語詞、人際的初次接觸真chē人無使用、老母教团m使用，台灣人甚至漸漸放棄家己的語言，根本無甚麼气力亦無甚麼時間去吸收優勢的語言(參考 §3.3)。所以台語lām真chē北京語主要是因為台語bē曉講，中文寫的漢字亦bē曉用台語轉讀。Koh來是為著一時的方便，m是真正吸收入來變精變血的外來語。台語程度好的人真少code-switching;in的台語內面的北京語才是台語的外來語。這款的外來語就無chē，數量差日本音外來語差真chē。

第三，一般講台語的人的感覺是認為凡若北京音就m是台語，有機會就會ka換換掉(參考下面 §3.4 的說明)，改用台語(包括正港的外來語)來講。若到台語中的日語成分就的確是外來語。現此時的台語人口雖然iáu有一sut-sut仔是台、日雙語的，⁵但是除去chiah-ê人無算，台語中的日語詞(包括經過日語借入來的其他語言的語詞)，絕對m是code-switching，絕大部份的語詞會講台語的人bē想欲ka換掉。

第四，外語欲吸收做本土語，就愛先本土化。Tī台灣的環境，che本土化的外語是「台灣國語」，che「國語」可以是日語，亦可以是北京語。台語所吸收的日語詞，in的語音已經差不多完全台灣化矣，而且真chē koh有進一步變音(走音去)，所以無可能是暫時的code-switching。北京語因為政府有正音的目的，所以有的北京語詞雖然已經進入台語，但是隨時會hō「正音」代替去，隨時有恢復做code-switching的語詞的可能。

下面的討論就照這四點的順序。不過扯起來講，上重要的是外語的壓力消蝕了後才有外來語穩當會留落來的空間。日語的壓力已經tī四十七、八年前解除，日語所留tī台語的hit部份就án-ne變做台語。別日仔北京語對台語的壓力消除了後，現今台語內面lām-teh用的北京語詞才會chiāⁿ做台語的肉&血。

3.2 漢字的轉讀

Tī台語教育iáu發達的時代，若tú著外來語詞是用漢字寫的，Hòh-ló人就會用Hòh-ló話去讀伊，che自古早千外年來就是án-ne。Tī日本時代，咱的先輩照常án-ne，所以日文寫做〈切手〉，就有人kā郵票叫做chhiat-chhiú，日文寫做〈沃度丁機〉，就有人kāio-ló'-chìn-khì叫做ak-tō'-teng-ki，日文寫做〈乘合〉，就真chē人kā bá-suh叫做sēng-háp-á，日文寫做〈貸切〉，就真chē人kā tha-khú-sih叫做tāi-chhiat-á。Iah像〈所在、場合、都合、取締〉等等就大部份的人照漢字讀。

Che chē少會tàng說明日本音外來語tī台語中的分佈。就是講台灣的日本音外來語內底西洋語源的佔大多數，正港的日本語源的顛倒較少，原因就是Kàng-hók以前的日本語源的話大部份用漢字寫，台灣人就用台語音來讀伊。Iah西洋語詞大部份無用漢字寫，台灣人就用台灣式的日本語去唸。這má sīn-sòa會tàng解說下面 §4 內底所講的情形，就是技術界的外來語佔上chē。

北京語音的外來語比日本音的外來語較少的原因，除去台語的機能、國語政策以外，漢字mā是一個真重要的因素。中文無一字m是用漢字寫的，若mài讀起來siuⁿ過kék-káu，tāk字mā會tàng用台語讀。根據goán的調查(Q1)，照漢字的字面用台語翻譯中文詞的，無論讀著讀m著，in的平均數佔答案的總數的27%。

總講一句，日本語文&中國語文對台語的影響真chiāⁿ大。但是tī語詞方面，有真chiāⁿ大的數量的日文詞&中文詞卻經過漢字進入台語，溶溶去，若無斟酌分析是無容易看出來。台灣人愈照字面讀中文詞&日文詞，北京音&日本音的外來語就愈少。所以目前台文程度愈koân的人，in轉讀的中文詞較chē，結局in的台語中lām的北京語愈少;台文程度愈kē的人，in bē曉讀的漢字較chē，較無法度kā中文轉讀做台語，結局in的台語中lām的北京語愈chē。

3.3 Kàng-hók後台語的機能

Tī日語教育、北京語教育到有相當的成績的時，台灣的Hòh-ló話社會就產生一款古早可能無的現象:雙語狀態。最近因為英語教學真普遍、亦chiám然仔成功，koh有真chē留美的人回國，台

⁵照 Young (1989:54) 的統計數字，Hòh-ló人使用日語的有 8.5%。但是內面無講使用日語的程度是按怎，無講是kan-ta chhap 幾個仔日語詞或是kui個會話擺用日語，或是按怎。Ûi伊的調查mā看bē出來是m是有受訪問者kā日本音外來語當做日語。Young 的統計結果phēng一般所知的加真koân，goán感覺著真意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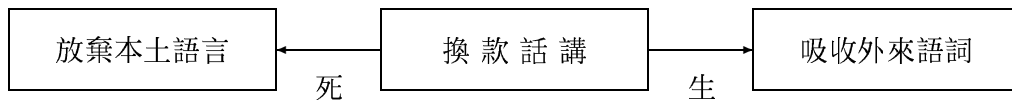
灣開始有三語狀態,⁶ 不過為著方便, goán iáu是kā包括tòà「雙語狀態」裡面來講。

Ti過去台日雙語的狀態或是現chēng台華雙語的狀態, 劣勢的台語擺愈來愈失去自主的能力。Kàng-hók 以前真chē人無lām日語無法度講台語, chit-má koh較chē人無lām北京語無法度講台語, 擺姑不將著愛用 code-switching 的方法才有法度表達。Che koh kap台灣人bat字的程度互相反映。現在台灣人大部份是「母語文盲」, bat字的人mā絕大部份半文盲, 字m̄是bē曉讀就是烏白讀, <轎車>讀做 *kiau-chhia*, <趨勢> 讀做 *khu-sè*, <寢室> 讀做 *khim-sit*, <作弊> 讀做 *chò-piah*。Goán的問卷(Q1)的答案內面, 讀漢字的時讀m̄著的比例是án-ne:

	漢字讀m̄著
17-22歲	28.69%
23歲以上	14.61%
無分年歲	20.36%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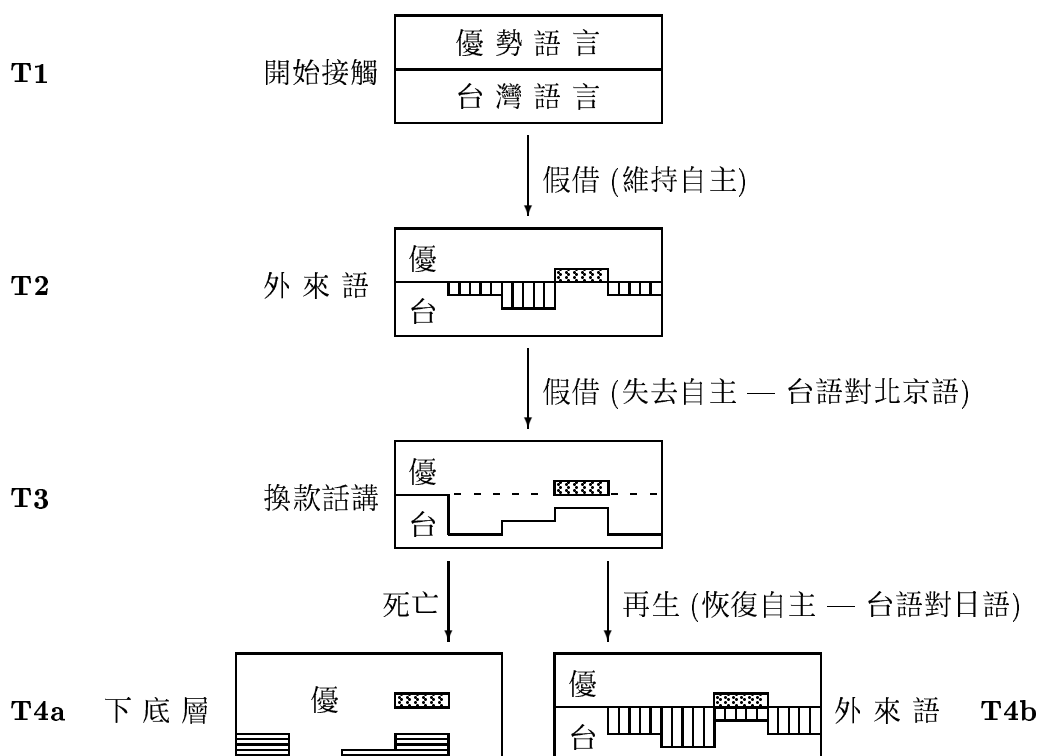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未到「四書CHIÁP-LUT-LUT, 十句九句不」的程度, m̄過人若到十句兩句不的程度, 已經是真歹勢, iáu是 code-switching 較方便, mā較安穩, 較bē làu气。亦就是講:m̄-bat字會增加 code-switching 的機會。

所以局勢若無變, 外語的壓力若繼續存在, án-ne code-switching 就是語言滅亡的頭一步。Code-switching ná準羅馬門神 Janus 咧。伊看過一pêng是春天, 是劣勢語言吸收真chē外來語、ti外語壓力減少以後變做真豐富, 親像英語。伊看過另外一pêng是冬天, 是劣勢語言受外語的khún迫, 伊的語言人口完全放棄本土語言, hō外語am-khàm過, 喪失家己的語言, 親像台灣的平埔話。Code-switching 這個雙個面的門神, 會tàng用一個圖來表示:



皇民化運動無gōa久日本政府就離開台灣, 台語逃過一劫, 恢復自主, 會tàng kā過去臨時摻lām的日本語詞轉化做台語中的外來語, koh會tàng繼續吸收日本音的外來語。無疑悟一劫才過, 元氣iáu未túg來的時, 一劫koh來, chit-má iū-koh落衰到無 code-switching bē用得的地步。這兩段歷史, 會得用下面的圖來表示:

⁶Kàng-hók以前有客、Hōh-ló、日本的三語狀態, Kàng-hók以後有客、Hōh-ló、北京的三語狀態, che是討論客話的外來語的時真重要的語言背景, 但是對Hōh-ló話的外來語來講客話並無啥干涉(參考 §2.1)。



T2表示互相借話講，但是劣勢的台語借較chē。T3親像Kàng-hók前台語受日語thún踏的情形，亦親像目前台語受北京語thún踏的情形。既然chit-má的台語是tī T3的階段，台語已經無啥北京音的外來語thang講；若是就án-ne死落(T4a)，就完全無北京音的外來語thang講，台語成分變做台灣北京語的 substratum niā-niā。T4b (正pêng)是台語ù日語的陰影下腳起死回生的情形，tī chia咱有日本音的外來語thang講，原本摻lām的日語(T3)變做台語的一部份。

Kàng-hók的時，台語春天到，但是大力推行北京語的結果，寒天koh來。He情形是「北京語」驅逐「kui個台語」，m是北京音語詞驅逐台語內底的一部份語詞、來代替in、來tò台語內底生根。反轉來看，日語無驅逐kui個台語，是「日語詞」驅逐「台語詞」niā-niā，咱會tàng用電腦作業做一個比論。電腦文書處理系統內底編輯的指令有個別的「替換」(Replace)、「插入」(Insert) & 「擦消」(Delete/Erase)，操作系統有「抄錄」(Copy)。Théh這四個指令來比論語言接觸的可能的結果，會使得像下面án-ne講：

Replace 替換：本土語詞換做外來語，本土語言的機能無礙著。

Insert 插入：本土語言增加新語詞，本土語言變較豐富。

Copy 抄錄：本土語言人口變做外語人口，本土語言無去，外來語無tè企起。

Delete/Erase 擦銷：T1雙語的環境，無本土語文教育或是本土語文教育無夠，本土語詞流失，m就是放空無法度表達，m就是kap外語lām teh用，但是koh無吸收做本土語言的一部份。

亦就是講：有 Copy & Delete/Erase 就無外來語。

皇民化進前&Kàng-hók了後的日語tī台灣ná親像電腦的「替換」咧，有的台語詞hō日語詞替換去；亦ná親像「插入」咧，tī替換的同時亦有日語詞插班入來台語內底。Án-ne的結果，當然是台語tī日語的壓力消無去以後就變較豐富，加真有性命力。現時的北京語教育tī台灣的目的可譬「抄錄」，欲用北京語「檔案」khàm掉台語「檔案」，mā已經達成一寡結果，kā真chē台語人口完全變做北京語人口。同時伊亦一直teh「擦消」：因為壓制本土語言，致到台語詞khih thài-thài掉、無無去，亦無新的來替換。關於che最後一點，chia舉一個實例。有某小姐，人指海鮮擔的chīm-á問伊看he叫啥，伊講he是『螃蟹』，人koh指chhíh-á問伊he是啥，伊講he是『另外一種螃蟹』⁷。為著這問題，goán有做一個細細的調查(Q2)。

⁷這個例是張裕宏問問題的當事人親身報告的。

Goán用十五個身軀的部位問人看是m̄是知影in的台語名稱&中文名稱，受訪問者有的連一個台語名稱都m̄-bat，有的是ù世界其他地區來的福建人。除去chiah-ê人無算，人數chhun八十五個人。計算的結果親像下腳的表的情形：

	無分年歲	17-22歲	23-52歲
m̄知台語名稱的答案	69.25%	70.78%	67.36%
m̄知中文名稱的答案	37.73%	32.48%	44.21%
兩種語文攏m̄知的答案	32.86%	29.36%	37.19%

比較第二chōa(m̄知中文)&第三chōa(攏m̄知)，就知影中文的知識對補充失傳的台語並無甚麼幫助，身軀的部位平均iáu有差不多 $\frac{1}{3}$ 著愛kō手比，無法度用嘴講。其實這個m̄知的比例應該koh較koân，因為goán kan-ta問講知或m̄知，亦有真chē人m̄知mā kioh是家已知。Goán問美國人全款chit十五個部位的英語名稱(包括美國人無用的「虎口」&普通美國人無分的「腳額」&「腳目」)，叫in愛寫出來。結果m̄知英語名稱的答案kan-ta 14.44%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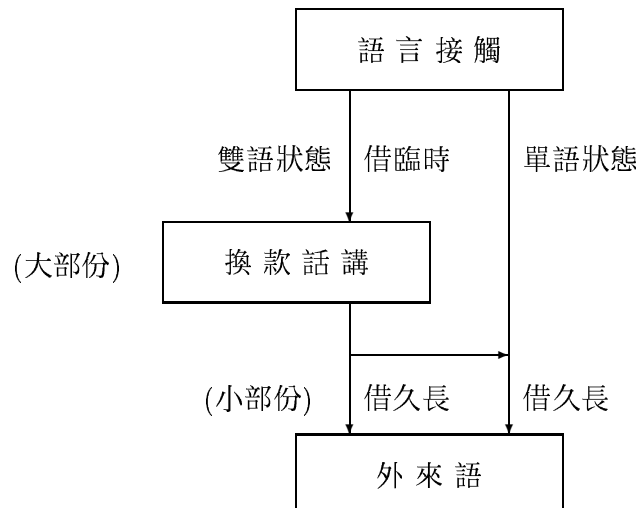
語言自主的機能mā會tàng ù雙語的「雜唸」來看。日本時代真chē日、台雙語的「雜唸」，親像「khá-meh (かめ) 龜, sūt-póng (すっぽん) 鱉」，或是「o'-kí-há-lah (おおきい はら) 大腹肚, ha-jú-khá-sí (はずかしい) 真見笑」，或是「Siǎn-sé (せんせい), o'-ná-khah gà (おなか が) ùi-ù-chng (ui-ui 鈷)。Ná-nih ó tha-bé-tah kà (なにをたべたか)? Gū-lèng-thng (牛奶糖)。」國府時代就真罕得聽見中、台雙語的「雜唸」，goán kan-ta知影一個例niá-niá。

Code-switching & Delete/Erase chhng全領褲，互相 ò-ían:愈chiáp code-switching, 愈會Erase 劣勢語言，愈Erase 愈須要 code-switching。順這個趨勢，原來的日本音外來語自然愈銷愈少，新的北京音語詞亦愈來愈吸bē-tiáu。

3.4 雙語狀態的北京音語詞

Û頂小節 (§3.3) 咱會得了解三點。第一，若單語狀態，本土語言絕對自主，外語成分絕對是 loanwords，親像日本領台以前台語所吸收的外來語。第二，若劣勢的語言失去自主的機能，受某外語控制，就真oh消化hit個外語的成分，這chūn伊所用的外語成分絕大部份kan-ta是 code-switching，親像真chē台語人口平時講話中lām-teh用的北京語。第三，若劣勢語言恢復自主的機能，無koh受某外語壓迫、控制，伊的某外語的成分就變成 loanwords，親像Kàng-hók以後台語中所有的日本音語詞。

Code-switching 是雙語狀態才有的現象，tī劣勢語言這pêng，是伊受某一個優勢語言侵犯、控制，失去一部份甚至大部份的機能了後，kā優勢語言借話講，做拐仔行路，做假嘴齒嘍吃，其中一部份外語成分有可能會本土化，吸收做外來語，變肉變血留落來，mā有可能一直是 code-switching，一直到劣勢語言滅亡。借臨時的或是借久長的，著看劣勢的語言是m̄是有自主的機能，看伊是m̄是會tàng tī單語狀態單獨使用，像下腳這個圖表示的án-ne:



Ti單語狀態的外語詞，無論是gōa偏僻的，攏會tàng斷定是外來語。譬喻對日本話來講，台語已經是單語狀態，所以台語中的日本音借詞koh較少人用的mā是外來語，親像 *si-sò* (中國話叫做「翹翹板」)、*ió-bih* (「備份」)。Goán認定che是外來語，因為in已經留tōa台語內面，是有ti台語生根的。

Ti雙語狀態的外語詞，雖然有一部份可能吸收做外來語，但是大部份就真歹判斷是m̄是借久長的、是m̄是有生根、是m̄是變單語狀態的時iáu會存在。對目前台語中的北京語詞的判斷，唯一的辦法就是觀察甚至調查無進入台、華雙語狀態的台語人口(亦就是平常無用著北京語的人)或是拒絕進入台、華雙語狀態的台語人口(亦就是盡量m̄講北京語的人)。無論按怎，對台灣人的心理來講，北京語雖然that倒街，大部份的北京語詞ti台語可能iáu無根，無人kā看做台語的一部份，講著外來語，一般無人想著北京語。現此時所有的收集台灣外來語的人，像阮德中(Ńg 1990)、張光裕(Chang K. 1992)、蔡澄甫(Chhòa 1993)，in雖然無講明這個生根的標準，但是in所做的攏會tàng用這個標準去量。用這個標準，台語中的北京音外來語的數量是少到會驚人。阮德中&蔡澄甫根本無收，張光裕所收的佔外來語總數的3%。

既然心理上kā北京語詞看做外語，無看做外來語，自然ti講台語的時會想辦法kā排除。Ûi goán的問卷(Q1)的答案的錄音會tàng听出一個情形:欲kā中文譯做台語，若m̄知影台語的講法(包括外來語)，bat字的人或是家已認為bat字的人會盡量kā中文的漢字轉讀做台語，若無法度讀漢字，sòa落去才照字面用北京語讀出來(數字參考 §4.2)。He選擇的優先順序像án-ne:用台語詞 > 用台語讀漢字 > 用北京音讀。

3.5 台灣國語

外語詞若欲ti雙語狀態生根變做外來語，m̄-nā台語著愛有自主的機能，而且che外語詞著愛進一步本土化。這方面反映出日本政府&國民政府ti台灣的國語教育一點真無全的所在，就是對「台灣國語」的態度。Goán認為che hām台語吸收官話的能力有真密切的關係。

日本時代台灣式的日語，伊的語音系統差不多完全台灣化，koh是kui個台灣社會會tàng接受的。無人認為講台灣式的日語就是kē路、無教育，無人認為台灣式的日語是戇人、siáu人、歹人講的話。政府mā無講台灣人著愛講東京的『京片子』。所以這個「台灣國語」就真大扮，koh真親切。可能為著chiah-ê原因，koh有講「台灣國語」的皇民化運動teh推sak，台灣化的日本語詞大量灌入來台語內面，thèng好吸收。Che是後來的中國國語教育所tòe-bē著的。

Hām國民政府比較起來，日本人是起頭khoaⁿ-khoaⁿ來，先phah好日語的基礎，hō台灣人bē因為講「台灣國語」來見笑，hō台灣人對講日語有信心，hō日語真順序án-ne混合入去台語內面。國民政府的做法是『下馬威』，一開始就欲愛台灣人會講官話，kā台灣話縛腳縛手，禁止、壓制、矮化、醜化，tāk項攏來，致到倒彈，致到台語跛腳癱手、臭頭爛耳、欲死欲活，致到台灣話無法度正常運作，無法度khoaⁿ-khoaⁿ-sī來kā北京語消化做台灣話的一部份。

國民政府的「國語教育」無法度承認「台灣國語」的地位，m̄-nā認為台灣話著愛消滅，摻「台灣國語」亦著愛消滅。結局ti台灣kan-ta有一個「標準國語」的基地，無可能像日本時代án-ne留一個「台灣(日本)國語」的基地。現此時「台灣(中)國語」雖然mā有伊的基地，但是這個基地koh báí koh臭屎，無人看會起;同時「標準國語」又bē-tàng直接對台灣話大量提供台灣話有法度接受的外來語。台灣人若kā『於是』講做|ㄨㄛˋ (或是|ㄨㄛˋˊ)，che |ㄨㄛˋ (或是|ㄨㄛˋˊ)就真容易變做台灣話的一部份，但是lāu-su講bē使得，著愛講做ㄌㄨㄛˋ 才著，結果魚範魚，蝦範蝦，ㄌㄨㄛˋ 照常是北京語，m̄是台灣話。

借一個電腦術語來講，「標準國語」(無論日本話亦好，中國話亦好)kap台語是 incompatible (bē-háh)，「台灣國語」kap台語才是 compatible (ē-háh)。日本領台的五十統年中，日語&台語雖然無平等，m̄過台灣式的日語&台語大體上並行，「台灣(日本)國語」無排斥台語⁸。Iah國民政府領台四十七、八年來，是北京語排斥台語。親像頂頭 §3.3 所舉的雙語雜唸就是一個見證。Chit-má人听著的m̄就是ㄉㄨㄛˋ (『兒歌』)，m̄就是gín-á-koa <因仔歌>，涇渭分明。

語言學習的過程攏有一個「中間語言」(interlanguage)，語言的假借koh較需要這個中間語言。因為外來語著愛差不多完全本土化，所以ti借詞的時，這個中間語言比語言學習的中間語言koh較粗。「台灣國語」就是這種hām「標準國語」真離經的中間語言，伊會hō人無張

⁸皇民化運動起磅siuⁿ慢，無甚麼大作用。

無tī kā伊kap台灣話lām做伙，混合起來。「標準國語」只不過是較幼的中間語言，台灣人講的「標準國語」koh較準mā iáu是中間語言，但是又無本土化，lām tōa台語內面ná親像thō漿攪石頭咧，一粒一粒，隨時會tàng揀掉。

日本時代的「國語教育」就是有留一個真大的中間語言的空間，「台灣(日本)國語」發揮真大的橋樑的功能。He結果是hō台語吸收真chē日語詞，致到日語壓力撤退以後變做真豐富的語言；但是國府時代的「國語教育」政策差不多是無hō中間語言企起的所在。尤其國語教育愈成功，「標準國語」kap台語愈 incompatible，台語愈無能力吸收華語詞。所以台灣話內面的北京語音的語詞，無gōa-chē會tàng肯定是tòe人嘴尾的 loanwords，大部份攏mā是換款話講的 code-switching。時到今日日，日本人已經離開四十七、八年，國民政府推行講北京語mā已經四十七、八年，台語中的日本音外來語iáu是比北京音外來語加真chē，che m̄是無原因的。

日本政府因為無看輕「台灣國語」，所以「台灣(日本)國語」有地位，致到日語詞較好tī台語生根。國民政府看「台灣(中)國語」無目地，而且ka恥笑，致到北京語音的借詞真歹生根，隨時會hō「標準(中)國語」khau掉去，iah無就是hō漢字的轉讀 (§3.2) 替去 (參考 §5.6)。

4. Hōh-ló話使用外來語的情形

Tī §3.1 已經講過，欲分別古早話的外來語&非外來語，tiāⁿ-tiāⁿ真困難。雖然goán有法度定義講甚麼是外來語、甚麼m̄是外來語，但是自古早就有的話，真chē goán無法度知影tá一寡是外來語，tá一寡m̄是外來語。所以本節所thēh來討論的大部份是近代的外來語，而且是確定知影是符合goán的定義的。

最近欲oá一百年，日本政府&國民政府攏實施國語政策，致到台語的變化koh緊koh大。目前北京語對台語的影響比以前日語對台語的影響較大，目前台語lām北京語teh code-switching 的情形比以前台語lām日語teh code-switching 的情形較厲害，將來若有一日台語恢復自主 (§§3.3-3.4)，台語中的北京音外來語的確會比日本音的外來語加真chē。現此時，台語內底lām的北京音語詞真少會tàng肯定是外來語，所以本節所講的主要是日本音的外來語。日本音的外來語tī台語的使用的範圍真闊，對台語來講是空前的代誌。台語中的日本音外來語有的出現tī日常生活各方面，有的kan-ta技術人員才有用；有的人用較chē，有的人用較少；有的話語較chē人用，有的話語較少人用。不過有一點真特殊，就是使用外來語的是技術者上chē，⁹而且台灣各行各業所使用的外來語，到taⁿ iáu是日語借詞佔大多數。真chē行業像電器、機械、食品等等，無外來語煞無法度做代誌。下面ù外來語使用的場合&使用的人兩方面來觀察。

4.1 使用的場合

工場&工地是使用外來語上chē的所在。除了最新的科技以外，會使得講無一個行業無用真chē日本式的外來語。Chit-má用建築用語做例來講。台灣建築實務所使用的語詞差不多有10,500個，其中外來語有450個以上，若算百分比，有4.3%。Chit四、五百個外來語詞中間竟然kan-ta一兩個仔北京語詞niā-niā！¹⁰ Chiah-è外來語包括建築、材料、水電、空氣調節、建築物理真chē方面的話，其中有的koh是相當普遍teh使用的。其他行業的用語無人做統計，但是日本式的外來語無所不在的情形，是tāk個講Hōh-ló話的人小khóa注意就感覺會出來的。雖然台語中的外來語總數無chē，總是咱的生活各方面、社會各階層都攏會用著外來語。

下面先對工程方面分類舉一寡例，盡量揀較無hiah專的。因為用台語定義台語siuⁿ過嘮唆，所以chiah-è外來語用中文解說。本節的例m̄-nā包括日語詞，北京語詞mā有寡(像tā-chiá-lé)，直接ù英語借的mā有(像bī-bī-khó)。有的用較久、較普及的外來語已經有進一步的語音的變化 (§5.5 會討論，例像 khōng-ku-lí) & 語意的變化(像 §5.7 的 siò-tò)。

⁹技術者包括工程師，m̄是學者，mā m̄是工人。

¹⁰目前chhōe著 tǎu-pái (『搗擺板』) & lá-máu (『拉毛』)，攏是已經真罕哩人用的。

 土木

gá-suh[-kóng] 瓦斯管
 khōng-ku-lí 混凝土
 mi-khí-sah 拌合機
 né-khoh[-chia] 獨輪推車

ha-bá-khíh 踢腳板
 le-bé-luh 水平儀
 na-má-khóng 預拌混凝土

 水電

à-sù 接地
 ba-lú-buh 閥
 ne-óng 霓虹燈
 siò'-tò' 短路

ãn-thé-nah 天線
 hiù-jù 保險絲
 phài-phù 管
 thài-mà 定時器

 材料

a-lú-mih 鋁
 hi-nó-khíh 檜木
 su-tián 不鏽鋼
 thài-lù 磁磚

a-khú-lih 壓克力
 sàng-sò' 氧氣
 táⁿ-má[-ka] 瀝青

 工具

bá-luh 撬杠
 khó'-teh 焊槍
 mè-tà 錶計
 su-pá-nah 扳手

jiák-kíh 千斤頂
 lo'-lài-bà 螺絲起子
 phiàn-chì 鉗子

當然，各行各業擁有真專門的術語，*m̄*是一般人所知影的。但是其中一部份術語*tī sai*父*kap*顧客交關的時會用著的，自然一般人會知影。Chiah-ê術語就進入一般人的生活用語內面。另外*koh*因為教育，書面的外國語*mā*會透過讀冊人傳*hō*其他的人，*mā*是進入一般人的生活用語內面。下面*koh* *ù*生活上吃的、*chhēng*的、用的、*tò*的、*súg*的、¹¹交通、衛生這幾方面舉一寡例來看。Chiah-ê例*mā*盡量揀較常用的。

 吃的

bá-tah 奶油
 há-muh 洋火腿
 ka-pi 咖啡
 kho'-khó'-ah 可可
 mí-soh 日本豆瓣醬
 phái 派
 sa-sí-mih 日本生魚片
 sú-sih 壽司
 u-lóng 烏龍麵

bì-lù 啤酒
 jiá-muh 果醬
 khe-chiáp-puh 番茄醬
 ma-ió-nè-jù 卵黃醬(美乃茲)
 oa-sá-bih 山葵
 pháng 麵包
 soán-là-thang 酸辣湯
 thiǎn-pú-lah 甜不辣

¹¹Súg的是指一般人*súg*的。對專業的人來講就*m̄*是*súg*的。

Chhēng的

bu-lò·-chì 胸針
 jiàm-bà 外套
 lǎn-lìn-gù 男用無袖汗衫
 oǎn-phì-sù 一件式的洋裝
 su-lít-pah 拖鞋

jiá-khuh 拉鍊
 khá-khìh 卡其布
 ne-khú-tái 領帶
 sè-tà 套頭毛線衣

用的

bí-bí-khó 電話呼叫器
 hǎn-ló·-bák-khuh 手提包
 o·-sí-bó·-lih 濕毛巾
 sǔi-tó 水壺
 tho·-làng-khù 行李箱

hǎi-já-lah 煙灰缸
 mi-sín 縫紉機
 phǎn-siát-toh 小鉗子
 tà-ké-tá 大哥大

Tòà的

bá 吧台
 giǎn-káng koǎn 關
 ló·-bih 門廳
 tha-thá-mih 榻榻米

be-làn-là 陽台
 khǎ-tián 窗簾
 siá-oah 淋浴的蓬蓬頭

Sng的

ba-lé 芭蕾舞
 ha-mó-ní-khah 口琴
 kha-siát-toh 卡式帶子
 la-jí-oh 收音機
 na-gá-sih 到處賣唱的人
 phi-á-noh 鋼琴
 sà-bù 發球

bai-ió-lín 小提琴
 ho·-mú-láng 全壘打
 khu-lá-buh 俱樂部; 高爾夫球桿
 liǎn-chí-khuh 電唱機
 o·-phé-lah 西洋歌劇
 pha-chìn-kò 柏青哥
 the-ní-suh 網球

交通

bá-suh 巴士
 bàn-bà 保險桿
 gài-lò 導遊
 khu-lát-chih 離合器
 ma-hú-lah 消音器
 ùn-chiàng 司機

bák-khuh 倒車
 bu-lé-khìh 煞車
 hǎn-ló·-luh 方向盤
 lát-pah 喇叭
 phàng-khù 爆胎

衛生

bi-tá-bin 維他命
 gu-lí-sé-lín 甘油
 io-ló·-chìn-khì 碘酒
 lù-phù 樂普
 mǎi-sín 抗生素
 sák-khuh 保險套

chi-bú-suh 斑疹傷寒
 hǒ-tài 繃帶
 kho·-lé-lah 霍亂
 ma-lá-lih-á 瘧疾
 sák-ká-lín 糖精
 sít-puh 熱敷法

Ûi以上的例會tàng看出一點，就是chiah-ê外來語十個八個m就是專門的術語，m就是日常接觸的物件，若像 *bá-lé* 啦、*o'-phé-lah* 啦這類較幼秀的文化的話語就較少。Che原因真chē，大概仔講有這幾個：(1)有機會接觸幼秀的文化的人本來就較少；(2)有的離開日常生活較遠的話，像政治、文學、數學等等，日本時代大部份是用漢字寫，現在中文mā用漢字寫，自然bē進入goán tī chia討論的範圍(參考 §3.2)；(3)tī無本土語言教育的過去&現在，外來語是靠嘴teh傳，課本內底的物件若kap生活無關係或是kap thàn吃無關係就無啥會傳。

Kap幼秀的文化相對的是thit-thô、poáh-kiáu的文化。下面舉幾個仔例¹²。

*Thit-thô, poáh-kiáu*的

khiũ-khé 到旅館「休息」

má 馬殺雞

phǎng-pháng 嫖妓

siò'-tò' 招妓(不過夜)

su-tó'-líp-puh 脫衣舞

kòng-ku 擯龜

o'-bàng-kò' 女陰

phĩn-phín 陰莖有活力

síp-pá-lah (一種賭博)

tà-chiá-lé' 大家樂

Kui個來看，台灣的外來語應該是甚麼場合攏會用著。

4.2 使用外來語的人

Ták-kē人攏有用著外來語，m過ták-kē人所用的外來語無完全相全，che是自然的代誌，m免甚麼解說。人的生活背景&伊的思想背景，攏是決定伊選用語詞的因素。譬喻goán所訪問的人內面(Q1)，無論台語gōa ló，攏有用日本音的外來語，但是其中有一個金門人，tī金門大漢的，伊一個日本音的外來語都無。每個人的背景攏是真複雜，goán tī chia揀幾項仔背景來看外來語的情形。不過以下所講的有一部份iáu欠數據。

Tī台灣，年齡層是一個真重要的因素。Che年齡kap人的時代背景、社會背景攏有關係。Théh教育程度差不多的人來講，年紀愈大的人，in所使用的日本音外來語愈chē。Che照頭前 §3 所講的mā m是甚麼奇khá的代誌，因為tī現在這個無正常的語言環境大漢的人，較少年的所學、所吸收的外來語較少，年紀愈細的愈少。像 *a-khá-chìn-khì* ‘紅葯水’ 或是 *khá-bah* ‘河馬’ 攏m是現在一般的中年以下的人所bat的。Goán的問卷(Q1)的內容無法度看出年齡kap日本音外來語的關係，但是年齡kap北京語詞(包括code-switching)的關係就看kah真清楚。下面是tī 5528 個翻譯答案內面無全年齡群所用北京語詞(亦就是講無照要求kā中文譯做台語)的比例：

	17-22歲	23-32歲	33-45歲	46-60歲	61歲以上
用北京語譯中文	20.7%	16.7%	10.2%	11.2%	7.9%

少年仔雖然受中文教育較chē，但是若準會曉講台灣話，in的台灣話內面的北京語的成分mā絕大部份是 code-switching 的結果，m是外來語，che已經講幾ā遍矣。

Koh一個kap年齡有關係的是台北的 *chhàu-khī-á* <臭柿仔>。年紀較大的台北縣市人士才有人講 *chhàu-khī-á*，¹³ 其他的人攏是講 *tho'-má-toh* 或是 *tho'-má-toh* 的變音。關於這項，koh較詳細的情形著愛有koh較詳細的調查。

第二個因素是家庭。大體上若厝內的序大有受過中學以上的日本教育的，in的外來語詞彙就會較大。Chiah-ê序大絕大部份m是用日語做日常用語，但是in的台語中tiāⁿ-tiāⁿ會lām真chē日語 (code-switching) 以及台語已經吸收的日本音借詞 (loanwords)，序細ná聽ná學ná講，自然就m-nā bat真chē，koh會用真chē。In會用較偏僻的外來語，像 *liǎn-khó'-tò'* ‘兩衫’ 或是 *ha-gá-khìh* ‘明信片’。這方面goán的問卷調查無法度顯示。不過有的四、五十歲的受訪問者講in細漢的時無草莓啦、無 the-ní-suh 啦，所以m知台語按怎講。Che

¹²其中 *siò'-tò'* kap面頂水電所舉的一個例(『短路』)全音。Koh一個意思是‘頭殼歹去’ (§5.7)。

¹³照goán的資料，三十八歲以上的才有án-ne講，二八歲以下的無án-ne講。Goán的資料無二九歲到三十七歲的。

chē少會tàng反映in的家庭背景hām日本音外來語的關係，就是in古早的家庭較艱苦，in的序大就hām hit-chūn的高級生活的日語較無關係。

第三是教育程度的koân-kē。Tī日本時代，教育愈koân的人hām日語接觸的時間就愈長，接觸的範圍mā比人較闊，就會吸收較chē外來語。Chiah-ê外來語內面就有真chē m̄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。有真chē是較幼秀的文化的用語，除去頭前所舉的 *ba-lé* ‘芭蕾舞’ & *o-phé-lah* ‘歌劇’，親像 *kha-bú-khìh* ‘歌舞伎’、*so-phú-lá-noh* ‘女高音’、*me-ló-jih* ‘旋律’、*lo-mán-chík-khuh* (*romantic*) 等等mā攏是。真chē án-ne吸收的這種語詞傳到今日iáu teh用。

第四是性別。這方面的差別主要是個別的外來語詞。親像衫褲方面的外來語，查某比查埔略略仔用較chē，m̄過差m̄-chiā¹⁴物。Iah親像運動、機器方面的外來語，查埔就比查某加bat真chē，至少加用真chē。下面咱比較四項，che是tī 2373 個答案(Q1)內底的比例，翻譯者的年紀是十七歲至二二歲，查埔查某分開算。

	bát-tah ‘擯球的棍仔’	the-ní-suh ‘網仔球’	hǎn-ló-luh ‘駕駛盤’	phiàn-chì ‘NGEH-Á’
查埔	14.3%	31.8%	68.2%	63.2%
查某	01.7%	08.5%	27.6%	43.1%

入社會以後，因為做無全途，kó人照行業的需要，吸收無全款但是大部份攏真專門的術語。Chiah-ê術語有真大的比率是外來語(參考 §4.1)，有的外行人听都m̄-bat听過的。Théh建築用語來做例，舉一寡tòà下面做參考，chiah-ê攏是建築界的「常用詞」¹⁴。解說iáu是用中文：

建築常用詞

ǎng-gú-luh 山形鋼
mo-jài-khù 馬賽克
su-lá-buh 版
tha-má-i-sih 卵石

bát-tah 支撐模板的長木料
mo-lú-tá-luh 水泥砂漿
sú-teh 挖基礎後、配鋼筋前、
 整平用水泥

外省人大部份是軍公教人員，較少人吃生產界的頭路，¹⁵ 所以北京語tī傳統的生產界的影響真細，技術者的術語真少北京音外來語(參考 §4.1)，iah以上的例全部是日本音的外來語。

若用方言學的觀念來講，che是社會方言的差別。Tī無全的社會團體或是社會階層所用的外來語無一定全款。照án-ne了解，iah地理的因素mā會決定某一個人使用外來語的情形。亦就是講，某一所在較有用一寡外來語，另外一所在就較無用。親像台灣大部份的人講 *tho-má-toh*，或是 *tho-má-toh* 走音去的，像 *tha-má-toh* 或是 *kha-má-toh*；但是台灣南部m̄是án-ne講，北部mā有本土的講法。咱就théh伊做例來講。為著討論方便，語音上的方言差goán暫時不管，一律叫做 *tho-má-toh*。

西螺溪差不多是台灣西岸 *tho-má-toh* 的天然界線。Goán的問卷內底，西螺溪以北kan-ta有 $\frac{3}{127}$ 個人講 *ka-má-bit*，其中兩個tī彰化市，一個tī桃園，可能攏hām語言地理無關係。雲林縣會使得講是 *tho-má-toh* & *ka-má-bit* 的過渡地區，主要tī沿斗六落南過縣界到嘉義梅山、才koh向西pêng經過北港到海邊這搭。Tī嘉義、台南、高雄，*tho-má-toh* 就真少人用，主要tī嘉義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，而且人數攏真少，情形攏可能kap面頂講起的彰化市全款，是移民帶來的，無應該算數。屏東&台東的資料goán無夠，但是手頭有的攏是 *tho-má-toh*。Goán這個結果，hām二十七年前鍾露昇(Chung L. 1967:627-650)的調查差不多。不過照伊的調查，屏東大部份講 *ka-má-bit*，iah-koh hit-tang-chūn 雲林的 *tho-má-toh* 比goán所知的較chē、分佈較oá南pêng。內面的歷史變化的詳細，目前goán無法度知影。

除了以上所講的地區的人&中年以上的台北人以外，全台灣差不多攏講 *tho-má-toh*。所以若欲看外來語tī台灣的地理狀況，應該是ùi反面來看較方便，就是看甚麼所在的某某語詞較無去hō外來語代替去。Che是以後研究的課題。

因為kó人的背景無全，對外來語接受的程度mā有差別。Che一方面像頭前講án-ne，kap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有關係，mā kap伊的社會環境有關係。本身的外語教育

¹⁴其中 *bát-tah* kap ‘擯球的棍仔’ 全音，mā kap ‘牛奶油’ 的另外一個講法全音(普通是講 *bá-tah*)。

¹⁵數據會使得參考黃宣範(Huang S.F. 1993:44)。

較koân或是家庭的序大的外語教育較koân, 或是所屬的團體使用外來語較chē, 伊對外來語就bat較chē, 就較會用外來語來代替本土語。Koh一方面是關係著一個人的開明程度或是伊所附屬、所來往的團體的開明程度。Che開明的程度決定hit個人對外來語的態度。人或是社團若開明, 就較會接受外來語來代替本土語;人或是團體若保守, 就會拒絕外來語, 寧可家己創造新詞, 無就用翻譯的方式。就目今的團體來講, 日本人是上開明之一, 所以in會用 *rūrā* ‘尺’ 代替 *monosashi*, 會用 *batteri* ‘電池’ 代替 *denchi*, che其實是無必要的。中國人是上kài保守之一, 所以有『鈹, 鋇, 鉑, 鈹, 鏷』chiah-ê怪字。台灣人有的行日本路線, 講 *jiù-sù*, 無講 *kó-chiap* <果汁>, 講 *ò-bà*, 無講 *tōa-báng* <大蟒>;有的行中國路線, 講 *se-chong* <西裝>, 無講 *se-bí-loh*, 講 *niá-tò* <領帶>, 無講 *ne-khù-tái*。但是因為台語漸漸失傳, 日本音外來語亦tòe-teh失傳, 台灣人補充語彙的第一個選擇就是讀字 (§3.2), 致到目前台語內面漢字的轉讀有增加(參考 §5.6);這個情形hām時勢有關係, 是姑不將的, 真歹講是hām保守有關係。

5. 外來語的語言TEK的分析

本文這部份欲ui音韻 & 語彙兩方面來討論外來語。音韻方面是欲看Hóh-ló人按怎kā外來的語音台灣化, 看日本話 & 北京語的音韻按怎影響Hóh-ló話的音韻系統。語彙方面的問題較雜, 愛照顧的所在較chē款, 但是因為研究方法iáu無完備, 所以goán的討論會較簡單。Goán欲講的是外來語的頻率、外來語的詞類、外來語的語源、外來語的變換這幾方面, 另外講起一寡台語中根據外來語 & 外來語形式創造的語詞 — 「灣製」(讀做oān-sé)的「外來語」。

本土化就是kā外語的語音改換做本土音。Théh日語詞來講, 台語至少需要處理五方面的語音問題。第一, 台語無管日語koân-kē聲(pitches)的對立, 用一律的koân-kē聲來對待, m̄過其中有一寡規律。Che規律完全由tāk個「分koân-kē聲的音韻單位」(pitch units, 以下簡單叫做「音韻單位」)的性質 & in的位置來決定。「音韻單位」的性質是講in是m̄是有囉喉束óa的特徵(glottality)。第二項是對待日語的無出聲的閉塞音聲母 *p-*, *t-*, *k-* & *ch-/ts-*的方法。日語聲母無分送氣或是無送氣, 台語用送氣 & 無送氣兩套聲母來對待in, mā有一寡規則。第三項是日語的後kē元音的處理方法。日語無分 *o* & *ō*, 南部的Hóh-ló話 *o* 講做 *ē*, 所以就用 *ō* 來處理日語的 *o*, 像 *thō-má-tōh*。別個地區, 有的用 *o*, 有的用 *ō*, 像 *tho-má-toh* 或是 *thō-má-toh*。第四項是日語的 *d-* 的處理方法。第五項是日語的 *j-/z-*。

自來真chē Hóh-ló人對外來語的語音有teh注意, 其中上kài引起人的趣味的是台語按怎對待日本語的koân-kē聲。其實除去koân-kē聲以外, 台語借入日語詞的時, mā iáu著愛處理其他的日語音素, 所以母音音的問題goán oân-na欲愛研討。另外, 北京語詞借入來做台灣外來語的時, mā有一寡對音的問題。

有一點愛了解的, 就是下腳所講的語音規則並m̄是無例外。例外真chiaⁿ chē, 例外的原因是台灣人听人講日語听無準, 講了走音去。所以例外攏是百分之百的台灣化的外來語, tò §5.5 另外討論。

5.1 Koân-kē聲

欲知影日本話koân-kē聲按怎樣變做Hóh-ló話的聲調, 上kài適當的做法就是kā日語的音韻分做兩類。頭一類kā號做 (1)「基本的音韻單位」, 包括(a)元音 *a*, *i*, *u*, *e*, *o*; (b) *yōon* (拗音) *ya*, *yu*, *yo*, *wa*; (c) *sokuon* (促音), 就是hām咱所了解的入聲小khóa相當。Koh一類kā號做(2)「附屬的音韻單位」, 包括(d)長元音後壁的拖長的部份, 像 *ā* 後壁koéh 的 *a*, 或是 *ei* 內底的 *i*; (e) 母音後壁的半元音, 像 *ai* 內底的 *i*; (f) 母音後壁的鼻khang子音 *n*。

Án-ne分的緣故是因為Hóh-ló人講日本話的時, tú著「基本的音韻單位」(1)就會kā加一個囉喉音, 也就是講會「囉喉化」, 但是若tú著「附屬的音韻單位」, 就無「囉喉化」。有「囉喉化」的goán kā注明是 [+glottal], 無「囉喉化」的goán kā注明是 [-glottal], án-ne kā排一個表, 像下腳 án-ne:¹⁶

¹⁶Chang Y. (1993)。表裡面的鼻khang音有加 *m* 無加 *ng*, 是遵照日本人的分析。

基本的音韻單位 [+glottal]		a i u e o ya yu yo wa aB aD aG iB iD uD oB oG uG yaB yaD yaG yuD yuG waD
附屬的 音韻單位 [-glottal]	元音	a i u e o
	半元音	i u
	鼻khang音	m n

第二步，goán設定台灣式的日本話的基本koân-kê聲是koân調，án-ne咱會發見下面一寡情形：

- (1) 語詞的上尾個音韻單位一定變kê調，像 *sashimi*, *kampan*。
- (2) 尾第二個單位若是附屬的音韻單位，伊mā是變kê調，像 *dansu*, *tairu*。
- (3) 上起頭hit個單位的koân-kê聲mā變較kê，音值是中調，像 *sashimi*, *kampan*。

Taⁿ咱若 kâ koân-kê聲記做 [+pitch], kâ koân調記做 [+high], kâ kê調 & 中調記做 [-high], án-ne所歸納出來的koân-kê聲的規則是 (*ibid.*):

$$[+pitch] \rightarrow [-high] / \left\{ \begin{array}{l} \text{———\#} \\ \text{———}[+pitch]\# \\ [-glottal] \\ \#\text{———}[+high] \end{array} \right.$$

基本的音韻單位kap另外一個基本的音韻單位連做伙，in的koân-kê音調會產生一個兩棧的gám仔。這對音韻單位若tī語詞的頭前，in的音調就peh梯，像 *saʃshimi*；若tī語詞的落尾，in就落梯，像 *sashi|mi*。基本的音韻單位kap伊後壁的附屬的音韻單位連做伙，會產生一個chhu-chhu的kiā仔。這對音韻單位若tī語詞的頭前，in的音調就peh崎，像 *ka/mpan*；若tī落尾或是oá落尾，in就落崎，像 *ojisa\ n*, *tora\ nku*。台灣式的日語詞走入來Hòh-ló話了後，che gám仔就變做兩個koân-kê無全的平調，像 *o'-jí-sáng* & *mí-soh* 這兩個話語ōe-sùn的部份。Iah che kiā仔就變做一個彎幹的調 (contour tone)，像 *ān-thé-nah*, *o'-jí-sáng*, *phàng-khù*, *liǎn-khò'-tò'* 這四個話語ōe-sùn的部份。

5.2 母团音

日本話的聲母無分送氣 & 無送氣，台語是有。Tī吸收日語詞的時，台語著愛kâ日語無出聲的塞音 (p, t, k) & 塞擦音 (ch/ts) 規定看是送氣的或是無送氣的。一般講起來，語詞上頭前的塞音有送氣，像 *pháng*, *thiǎn-pú-lah*, *khǎn-páng*；iah塞擦音就無送氣，像 *chí-bih* ‘矮仔人’。Tī其他的位置就非常的亂，不過iáu是無送氣的較chē。Che是kâ日語的音一個分做兩個的情形，相當複雜，tī這篇紹介性的文章無法度詳細講。

另外一個分拆日語音的 khê-sù 是日語的 o 的問題。日語有五個元音，台語kan-ta少數人只有五個元音，一般上少mā有六個。Chiah-é有六以上的元音的方言，有的kâ o 講做 e'，譬喻台灣南部。In無處理日語的 o 的頭殼痛的問題，kâ講做 o' 就是，親像 *tho'-má-to'h*。無kâ o 講做 e' 的方言就較頭大。In愛tī o & o' 中間選一個來對日語某一個音節的 o。有的人kap南部人全款，kâ日語的 o 講做 o'，有的講做 o，像 *tho'-má-toh*；有的摻摻lām-lām leh，舒聲用 o'，入聲用 o，像 *tho'-má-toh*。

若到kâ日語的兩個音合做一個台語音就真簡單。日語有 d & r 兩個音，其中 r 有時是 [r]，有時是 [l]。台語kan-ta一個 l，伊的發音有時是 [d]，有時是 [l]，有時是 [r]。結果台語tú著日語的 r 的時當然是用 l 去代替，像 *la-jí-oh* (rajio)；tú著 d 的時mā是用 l [d/l/r] 去代替較chē，像 o'-*lián* (oden)。但是he [d] 的音值koh kap日語的 [d] 無完全全款。台語的 [d] 較 sêng 一般的 [l]，較無 sêng 一般的 [d]，所以一般的 [d] 有人就用 [t] 去代，像 *biát-toh* ‘膨床’。

Koh一個音就是有帶聲的摩擦音 j/z 。有的Hòh-ló話有這個音，所以tú著日語的 j/z 並無困難，像 *la-jí-oh*。若無者，就用種種代替的方法。有的用 l ，像 *la-lí-oh*，有的用 g ，像 *la-gí-oh*，有的用 ch ，像 *la-chí-oh*。

5.3 北京音

因為「台灣(中)國語」iáu未有一個標準，所以真歹講台語確實是按怎處理北京語借詞。普普仔講，聲調方面是用第一聲原調&第二聲變調對第一聲，用第五聲原調&第九聲對第二聲，用第三聲或是第五聲原調&第七聲變調對第三聲，用第二聲原調&第三聲變調對第四聲，用第四聲原調對輕聲。這個對應，用下腳的表來表示。表內面用 a 代表音韻，用 a 加一橫 ($a-$) 表示伊的後壁iáu有音節，無加一橫的表示是上尾個的音節。

北京語	鶴老話
Y	→ á-, a
Y✓	→ ǎ-, â
Y∨	→ ā-, à/â
Y˘	→ à-, á
Y•	→ ah

子音方面，ㄅ&ㄆ合做 ch ，ㄆ&ㄆ合做 chh ，ㄆ&ㄆ合做 s ；ㄑ變做 j 或是 l ，看是甚麼方言。ㄑ的地位iáu未穩，無tiāⁿ後日仔Hòh-ló話會加一個 f mā無tiāⁿ著；che sòa落去會koh講。

母音方面，ㄛ對南部人無困難，對台北、新竹、清水、鹿港真chē所在的人mā無困難，用 e 來對就是；m過別所在的人真chē是用 $[o]$ 來對，『大家樂』講做 *tà-chiá-ló*。ㄛㄨㄛㄨㄛㄨ的母音對真chē人來講iáu是真困難，in就用 u 來對，ㄛ講做 chu ，等等。ㄛ koh較困難，若bē曉講的攏用 i 來對。複合韻母ㄛㄨ一般用 io 或是 io 來對，像 *ū-mǎu-chiō* ‘羽毛球’。

當然，goán iáu是保持「北京音語詞地位未定論」，本小節所講的北京音可能大部份iáu未摻外來語有關係。

5.4 新語音

大量的外來語m̄-nā促成吸收的規則，而且引起台語語音系統的一寡變化。日本時代的日語ná海水teh漲流咧，一直灌入來台語內面。台語無法度攏總ka消化 (assimilate)，其中有一部份語音就án-ne tòe借入的語詞傳入來台語。台語用「音節調」來解說日語的「詞調」，¹⁷ 煞增加兩個音節調 (參考 §1)。一個是中平促音變調，叫做入聲第一調，像 *siók-pháng* (就是華語所講的『吐司麵包』)，che就kap *siók pháng* ‘便宜的麵包’ 相對立。Koh一個是高平促音變調，叫做入聲第二調，像 *khóp-pih* ‘複印’，伊第一個音節的聲調tī大部份的Hòh-ló話是kap *kok-pih* ‘hō人看著愛笑的款；愛激khong hō人笑’ 的第一個音節無仝。當然che m̄是講通台灣攏án-ne，有的人入聲第一調&第八聲無分，有的人入聲第二調&第四聲無分。

Kàng-hók了後，政府大力推行北京語，真有成績；近來真chē人koh拼勢學英語，英語教學koh真進步。受著che雙方面的影響，(1)真chē的台語人口已經會曉區別 f - & h ，英語 FAX 有講做 *fá-khu-suh*。(2)元音方面，中北部的人本來bē曉講 e ，chit-má已經會tàng區別 o & e ，像 *tiūⁿ-ló* <長老> & *tà-chiá-lé* (『大家樂』)。McDonalds 1993年初tī ICRT 的廣告甚至講 *hé-chiáh tau sio-pò ò* <好吃tau相報ò> !

音韻的配合 (phonotactics) mā因為外來語來發生變化。第一項，kā日本話的 o 講做 o 的人，tú著日本語詞上尾的韻是 o 的時，就會講做 $o'h$ 。Tī in的音韻系統內面就加一個 $o'h$ 的韻出來，親像 *mí-sò'h* ‘日本豆醬’ 或是像頭前所舉的 *tho'-má-to'h*，che kap原本的 oh 的韻是對立的。第二，過去台語一個音節kan-ta會使得有一個鼻khang音的子音 ($n̄ng$ 內底的 ng 無算)，有兩個鼻khang音的子音的音節是例外，是「無合法的」。受日語、華語、英語的衝擊了後，台語已經增加真chē án-ne配合的新語詞，像 *mán-thó* ‘饅頭’，可能會使得承認in合法矣。第三款新的配合是用正港的塞音收尾的促音(像 ap , at , ak 才有算， ah 無算)已經會使得有鼻khang音的聲母，親像 *mát-chih* ‘番仔火’。第四款是 i kap ng 會tàng配合， i kap ik 會tàng配

¹⁷湯廷池教授講是用 stress accent 處理 pitch accent。Che著愛koh先kā台語定義做 stress accent 的語言。

合。Thèh *ing* 做例來講，已經有一部份台語人口有法度區別 *in* & *ing*，區別 *ing* & *eng* [ieŋ]。華語叫做『蛋餅』hit號吃物無一定koh講做 *tàn-pîn* 或是 *tàn-pêng* [pieŋ¹³]，會講做 *tàn-pîng* [piŋ¹³]；『西洋拳』講做 *bók-síng* [siŋ⁵³]，¹⁸ 但是「台灣省」的「省」iáu是講做 *séng* [sieŋ⁵³]。第五，有人 *kā siá-chuh* 講做 *siat-chuh*，he *siat* [siaet⁵⁴] (第四聲) kap in本土語的 *siat-sú* <設使> 的 *siat* [s(i)et⁵⁴] 無全，mā加一個韻(Q1)。

5.5 走音

以上的日語的對音規則是bat台灣式的日語的人才有法度把握。Che照規則的日本音外來語是直接ùì台灣式的日本話來的。M-bat日語的人吸收外來語，就m̄是直接ùì日本話來。In是ùì使用外來語的其他的台灣人學來的。Tī che學習的過程中tiāⁿ-tiāⁿ會發生真chē偏差，也就是講走音去。下面舉一寡例，解說用中文：

照規則的外來語	走音去的外來語	中文解說
<i>bák-kú-mí-lah</i>	→ <i>bák-khú-mì-á</i>	汽車的照後鏡
<i>bák-kuh</i>	→ <i>phiát-koh</i>	後盾
<i>bàn-pà</i>	→ <i>bàn-bà</i>	汽車的保險桿
<i>bók-khú-sin-gù*</i>	→ <i>bók-sing-khuh</i>	西洋拳擊
<i>jiäng-kián</i>	→ <i>chiang-kin</i>	(小孩) 猜拳
<i>jiǒ-tó</i>	→ <i>gió-toh</i>	上等
<i>khǒng-kú-lì-tò*</i>	→ <i>khōng-ku-lí</i>	混凝土
<i>la-khiát-toh</i>	→ <i>la-khè-tò</i>	球拍
<i>siá-chuh</i>	→ <i>siát-chuh</i>	襯衫
<i>siát-toh</i>	→ <i>sít-to'h</i>	做頭髮
<i>siók-khú-pháng*</i>	→ <i>siók-pháng</i>	吐司麵包
<i>tho'-má-toh</i>	→ <i>ka-má-toh</i>	番茄

Che內面標準的 *bók-khú-sin-gù*、*khǒng-kú-lì-tò* & *siók-khú-pháng* m̄-bat听人用tī台語。

5.6 語彙

Ták個語詞攏有家己的履歷，ták個外來語詞的使用情形攏無全。有的是真chē人teh使用，差不多ták個講Hóh-ló話的人攏听有，日本音的像 *a-lú-mih* ‘輕銀’，*bì-lù* ‘麥仔酒’，*gá-suh* ‘煤氣’，*la-jí-oh* ‘收音機’，*lát-pah* ‘鼓吹’，*mí-soh* ‘日本豆醬’，*nāi-lóng* (『尼龍』)，*ne-khú-tái* ‘領帶’，*pháng* ‘麵包’，*phín-phóng* (『乒乓』)，*siò-tò* ‘相phah電’，*tha-thá-mih* (『榻榻米』)，*thài-lù* (『磁磚』)，等等，等等。有的一部份人用niá，像 *gà-jè* ‘lang-lang 的紗仔布’，*hǒ-tài* ‘包痛khang的長長的gà-jè’，*li-bóng* ‘絲織品做的帶仔’。Koh有的雖然m̄是術語，但是較少人用，像 *ió-bih* (中文叫『備份』)，*a-khí-bin* ‘估物仔’。Ták個語詞有無全的使用頻率，有的用較chē，有的用較少，che是常識，goán kan-ta小提起一下。照goán的調查(Q1)，十七歲至二十二歲的人有87%以上kā「麥仔酒」講做 *bì-lù* 或是伊的變音、kā「煤氣」講做 *gá-suh* 或是伊的變音，有80%以上kā汽車的「鼓吹」講做 *lát-pah* 或是伊的變音，有77%以上的人kā「輕銀」講做 *a-lú-mih* 或是 *a-lú-mih-á*。論到goán所認定的北京音外來語，有89%的人真自然或是勉強kā「漢堡」講做 *hàn-páu*，有87%的人kā phah乒乓的 *la-khiát-toh* 講做 *phai* 或是 *phai-á* 或是 *phài-á*。

照詞類來分，外來語總是名詞較chē，其實che ták個語言攏全款¹⁹。名詞內面koh是實體的名詞較chē，抽象的名詞無chē。抽象的名詞像 *khò-tà* ‘配額’，*sā-bi-sù* ‘對顧客特別優待’。名詞以外著愛算動詞矣，但是kap名詞的比例iáu是差得天&地。常用的動詞像 *bák-kuh* ‘kā車 lu tò退’，*giat-láu* ‘kā人排斥出去’，*khóp-pih* ‘複印’，*pōng* <磅>，*si-á-geh* ‘修hō較súi leh’。其他的詞類就真少。像形容詞有 *a-sá-lih* (『乾脆』)，*àu-chù* ‘無資格去’。另外日本的疑問詞mā有借入，講做 *kā*、*kà* 或是 *kǎ*。

¹⁸Che是張裕宏1993年初調查得著的資料，發音人是台中新社人。外來語的‘西洋拳’一般是三個音節。

¹⁹跟據施玉惠/蘇正造 Si & Sor 1995的統計，台語lām北京語 code-switching 內面mā是名詞上chē。別日仔台語若生存落來，台語中的北京音外來語mā應該會名詞上chē。

Ûi語源來看，外來語內底上chē的是英語，m̄過除了最近ù英語直接借入來的(像 *bí-bí-khó*，中文叫『呼叫器』)，攏是經過日本話借的。原來就是日本話的顛tò無真chē，chia舉一寡語源是正港的日本話的例: *bián-tó* ‘便當’，*giǎn-káng* ‘厝內入門的所在’，*ha-bá-khìh* ‘壁或是家具下腳oá thō腳的部份’，*hǎi-já-lah* ‘菸盤’，*hi-nó-khìh* ‘松梧’，*khü-khé* ‘去旅館歇暍’，*mí-soh* ‘日本豆醬’，*pha-chìn-kò* (『柏青哥』)，*si-á-geh* ‘修hō較súi leh’。其他的來源iáu真chē，大部份是西洋語言，像咱tiān用的 *pháng* ‘麵包’ & *thián-pú-lah* (『甜不辣』)是ù葡萄牙話來的;chit-má較少人用的 *io-ló-chìn-khì* (『碘酒』)是ù德語來的。當今因為「台灣國語」的影響，mā漸漸緊chē北京語詞有teh入來台語內面。像 *lāu-su* (『老師』)自Kàng-hók無gōa久就已經通行kui台灣矣。其他的北京音借詞有 *chhāu-mē* (『草莓』)，*hàn-páu* (『漢堡』)，*khāu-siang* (『烤箱』)，*pín-chhī-lîn* (『冰淇淋』)，*seh-seh(-nî)* (『謝謝(你)』)，*siáu-chê* (『小姐』)，*soán-là-thang* (『酸辣湯』)，*tà-chiá-lé* (『大家樂』)，*tàn-pêng* (『蛋餅』)，等等，但是總數比日本音外來語加真少。

以上是ù共時的觀點 *teh* 看外來語。但是以上 *chiah-ê* 情形m̄是固定bē變的。亦就是講，外來語借入來了後並m̄是就會永遠tòa台灣企起。語言會變遷，外來語mā會變遷。面頂所舉的北京音外來語，有的而且緊 *teh* àu-chù去，像 *pín-chhī-lîn* 已經漸漸 *teh* 讓位hō *pêng-kī-lîn* <冰淇淋> 矣，*iah chhó-múi/chháu-múi* & 其他讀 <草莓> 的方音詞已經kap北京音的 *chhāu-mě(i)/chhāu-mē* 五十五矣(Q1)。

Ûi另外一方面來看，第三節講起北京語詞真oh進入台語內底生根，有人可能會誤會，*kiòh*是北京語除了*tú-chiah*舉出he幾個仔例以外對台語無甚麼礙著。其實北京語對台語的影響才是大，*phēng*永過的日語對台語的影響m̄知大gōa-chē咧。頭前koh有講起:北京語漸漸*teh*消滅台語，*che* m̄是影響是啥？

Goán頭前的意思是北京語詞oh入來*niā-niā*，並m̄是中文語詞oh入來。*Che*是兩層無全的代誌，*tī* §2 已經有說明。自古早幾a千年以來，漢字寫的語詞就一直進入Hók-ló話的祖語&當今的Hók-ló話。*Tī che*四十七、八年的殘酷的國語教育中間，koh較免講mā有成千成萬的中國語詞經過漢字進入台語。*Chiah-ê*中文詞有的kā原來的台語詞thùi去，有的kā日本式的外來語thùi去，有的甚至kā北京音的外來語thùi去(像頭前舉的「冰淇淋」)。另外因為台語直直衰敗，真chē台語詞緊*teh*失傳，台語詞內面的外來語亦tòe-*teh*失傳。*Che phah*無去的外來語，有的就讓位hō原來的台語詞，有的有中文詞來補充，有的就放空空無法度表達 (§3.3)。以下的例是漸漸消蝕的日本式的外來語，已經漸漸有台語詞&中文詞*teh ka*代替。

日本音外來語	原來的本土語詞	中文詞
<i>ò-bà</i>	→ <i>tōa-báng</i> <大蟒>	<i>tōa-i</i> <大衣>
<i>jiàm-bà</i>	→ <i>hiū-á</i> <裘仔>	<i>gōa-thò</i> <外套>
<i>phàng-khù</i>	→ <i>pók</i> <爆>, <i>pōng</i> , <i>phòà</i> <破>, <i>piak</i>	
<i>se-bí-loh</i>	→	<i>se-chong</i> <西裝>
<i>tha-khú-sih</i>	→	<i>kè-thêng-chhia</i> <計程車>
<i>thàng-sù</i>	→ <i>saⁿ-(á-)tú</i> <衫(仔)櫛>	

以上代替日本式的外來語的中文詞攏總是漢字轉讀做台語發音的，亦就是講攏無háh著goán定義的「外來語」。Goán所知唯一真正代替日本音外來語的北京音外來語的例，就是頂頭所講起的 [*phĩn-phóng*]-*phai-á* ‘*phĩn-phóng-la-khiát-toh*’，其他可能iáu有幾個仔，將來就是北京語的壓力無退去mā有可能代替日本音外來語，但是總算起來這款的北京音外來語*chiâu*少*chiâu*少。

5.7 灣製的外來語

日本人因為吸收真chē英語詞，英語音外來語變做日本話的肉，日本人就án-ne有能力利用英語詞來創造新的語詞，像 *naita* ‘暗時的球賽’，是英語所無的。Hók-ló人mā因為吸收真chē日語詞，日本音外來語mā變做Hók-ló話的肉，Hók-ló人mā就án-ne有能力利用日本語詞來創造新的語詞。以下的例mā是用中文解說²⁰。

²⁰Chiah-ê例的語源主要根據張光裕 (Chang K. 2005)。

- A-tá-mah khōng-ku-lí 'bē曉想' — A-tá-mah < 日 atama '頭殼'; khōng-ku-lí < 日 konkurīto '灌紅毛thô' < 英 concrete.
- A-tá-mah siò-tò '頭殼無正常' — Siò-tò < 日 shōto '相phah電' < 英 short circuit.
- Chhiàng-sù-chhiàng-sù '機會機會' — chhiàng-sù < 日 chansu '機會' < 英 chance。 這個詞有「機會難得」的含意，台語用重thàh的「機會」，用 chhiàng-sù 來對譯煞變做 chhiàng-sù-chhiàng-sù。
- Lóng-ê '人造的纖維' — 人造的纖維有 kha-sú-mí-lóng, nãi-lóng, ǒ-lóng, thiāt-tó-lóng 等等，台語kā歸做一類，叫做 lóng-ê, 表示m是自然的。
- Nãi-khó '內行' — kā '內' & '行' 兩個漢字用日語發音來讀。
- O'-bá-sáng-siǎu-chê '少婦' — O'-bá-sáng < 日 obasan '年歲序大的查某'; siǎu-chê < 華 xiǎojiě '小姐'。
- O'-jí-sáng-hêng '中年人的款式' — O'-jí-sáng < 日 ojisan '年歲序大的查埔'; hêng 是台語「形」。
- Ǒ-kí-chǐ-sái '大細繕' — Ǒ-kí < 日 ōkī '大'; chǐ-sái < 日 chīsai '細'。 中文『連襟』，台語叫 tōa-sè-tiūⁿ <大細丈> 或是 tōa-sè-siān <大細繕>; 「大」 & 「細」用日語來tàu就是 ǒ-kí-chǐ-sái。
- Pho'-lí-lóng 『保麗龍』 — Che原來是台灣廠商的商標，用英文 nylon、orlon 等等的 -lon 來tàu英文 polystyrene 的 poly。 Che產品是一款蒼蒼的 polystyrene。
- Phu-lá-sú-mǎi-ná-suh '好歹互相抵銷' — Phu-lá-suh < 日 purasu '加' < 英 plus; mǎi-ná-suh < 日 mainasu '減' < 英 minus。 取正數&負數互相抵銷的意思。
- Sí-so'-mì '葬禮用的西樂隊' — 用音階的 B, G, E 的日本發音來tàu, 就是 si, so, mi。
- Thong-bú-tah '通知' — Bú-tah < 日 buta '豬'; 台語多數「知」kap「豬」全音。 Thong 是台語「通」。
- U-sá-gih '吐酒' — U-sá-gih < 日 usagi '兔仔'。 「兔」 & 「吐」全音，吐酒講較好聽leh叫做「掠兔子」或是「掠白兔」。

Chiah-ê例內面mā有利用北京音外來語的，就是 siǎu-chê (『小姐』)。

另外一款處理外來語的方式，是kā常用的外來語縮短。Che雖然m是正港的灣製的外來語，m過至少是tī台灣加工的成品。下腳的例用中文解說。

- hân₁ < hǎn-bu-lé-khīh 半踩煞車
- hân₂ < hǎn-khu-lát-chih 半踩離合器
- hân₃ 搏節 < hân₁/hân₂
- jiāng < jiǎng-kián 猜拳(剪刀、石頭、布)
- khan < khǎn-lìn-gù (考試)作弊
- khí < khí-loh 公斤
- khí-mo/khì-mo < khi-mó-chih (心理所受的)感覺
- kho²¹/khok < khóp-pih 拷貝
- khōng < khōng-ku-lí 灌混凝土
- mā < mā-sá-chi 馬殺雞
- mo < mǒ-lìn-gù 搪缸
- pha < phǎ-siàn-tò 百分比
- su-tián < su-tián-lè-sù 不鏽鋼

Che內面 hân₃ '搏節' 已經發生語意的變化²²。

²¹ 台北國語的「ㄅㄨ」可能就是ù這個簡化的台灣外來語借過去的。

²² 關於外來語語意的變化，本文無討論。

6. 結尾

本文探討台灣福建話的對音的借詞，就是一般所了解的「外來語」，是語言學一般所講的“loanwords”，也就是“phonemic loans”。經過漢字轉讀做台語的日文詞&中文詞就無包括tī本文的討論範圍內面。

外來語會tàng ùi真chē條路借入來，但是本文kan-ta ùi民間的接觸&國語政策來看。民間的接觸無可能吸收gōa-chē外來語，所以台語內底的外來語除了是日語詞（包括經過日語的其他語言）&北京語詞以外，真少其他來源的。

比較ù日語來的外來語&ù北京語來的外來語，goán發覺tī實在teh使用台語的技術人員的術語內底，日語借詞的數量 hiah-nī-chiāⁿ chē，北京語借詞卻無收著幾個，整個的台灣外來語內面，mā是日本音的佔大部份。Che是一個真諷刺的代誌。日本政府&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時間攏是五十年左右，國民政府koh是tòe tī後壁，時代koh較近，in的國語政策koh是koh較積極，但是為甚麼ù日本話來的外來語比ù中國話來的外來語會 hiah-nī 有草根性咧？Goán舉出四個原因：(1)過去台語kap日語的接觸比這chūn的北京語較闊，北京語真少進入生產界；(2)日本政府無看輕「台灣國語」；(3)台語有脫離日語的壓迫，會得自主；(4)中文用的漢字比日文較chē，有較chē經過轉讀進入台語，無háh本文外來語的定義。Che中間第二項&第三項極界重要。

台語tī皇民化運動開始以後，mā發生危機，Kàng-hók的時已經有人bē曉講台語矣²³。佳哉日本人離開，台語才恢復自主，原來的code-switching的日語成分真chē變做台語的一部份。當今的北京語對台語的壓迫，比hit當初日語的壓迫較橫、較重、較久，台語一直無法度出頭天，北京語chiâu少會tàng變做台語的一部份，結局iáu留tī code-switching的狀態。

日本政府頭先放真lêng，先hō「台灣(日本)國語」企在，政府&人民攏會tàng接受伊，所以hit-chūn大部份雙語的人講的是台灣本土語言&台灣國語，攏免驚見笑。Hòh-ló人講的台灣國語的語音系統差不多就是Hòh-ló話的語音系統，所以經過台灣化的日語詞自然就真好tiàm-tòe台語生根。國民政府的國語教育雖然mā產生一個「台灣(中)國語」，m̄過政府認為che是雜種仔，家己見笑，致到講台灣國語的人mā感覺著無面子，想欲講koh較標準的國語，上好是「京片子」。國語愈標準，北京語詞愈tī台灣話的環境吃m̄著水土。結局kan-ta一寡有經過台灣國語kā台灣化，koh得著台語社會接受的的北京語詞會tàng留落來tòe台語內面。

無論伊是日本話或是中國話，che「台灣國語」是一台大機器。伊先kā外語消化才hō台語去吸收。消化主要是消化外來語的語音，hō伊變做台語會tàng接受的。Chiah-ê語音包括聲韻的各方面，有koân-kē聲、有聲母、有元音、有韻尾。日語koân-kē聲轉變做台灣式的日語的koân-kē聲是上趣味的現象，過去真chē人探討伊的規則，攏講了siuⁿ複雜。本文用音節徵性(syllable features)的觀念，三條規則就清楚矣。

人吃物件攏是無完全消化，這台「台灣國語」的機器mā是無法度kā che外來國語完全消化，尤其一團吃siuⁿ chē。政府phah-piāⁿ推行外來國語，外語詞就chē夠無好消化的程度，致到有一寡語音&一寡音韻的配合，本來是台語無的，卻傳傳入來台語，無消化就kā吸收。結局Hòh-ló話增加兩個聲調，四款音韻的配合，其他iáu可能有f- &一寡母音。

Chiāⁿ百年來，台語án-ne吸收真chē日本語詞，但是無幾個外來語是通台灣一致teh使用的。過去教育較 koân 或是厝內序大教育較 koân 的人吸收較chē，技術者較欠用，保守的人較排斥。地理因素mā真重要，無全地區但是全階層或是全意識型態的人所接受的外來語mā無完全全款。不過全面kā看，技術界用外來語上chē，chiah-ê外來語koh是日本音的上chē，chiah-ê日本音的外來語koh是英語來源的上chē。追究伊的原因，(1)日本時代科技方面是英美國家領先，所以英語上chē；(2)科技方面的術語日本人較少用漢字寫；(3)外省人tī台灣大部份是軍公教人員，技術界&生產界自然無啥北京音的外來語。台灣的日本式的外來語m̄但是tī技術界特別有用niâ，一般人的生活各方面攏有用著，而且用bē少。

本文有真che所在是照觀察來推論的，將來iáu是著愛有數據來證明，或是改正，或是si-á-geh。

²³張裕宏bat tú著四個講Hòh-ló話有日本腔的台灣人。